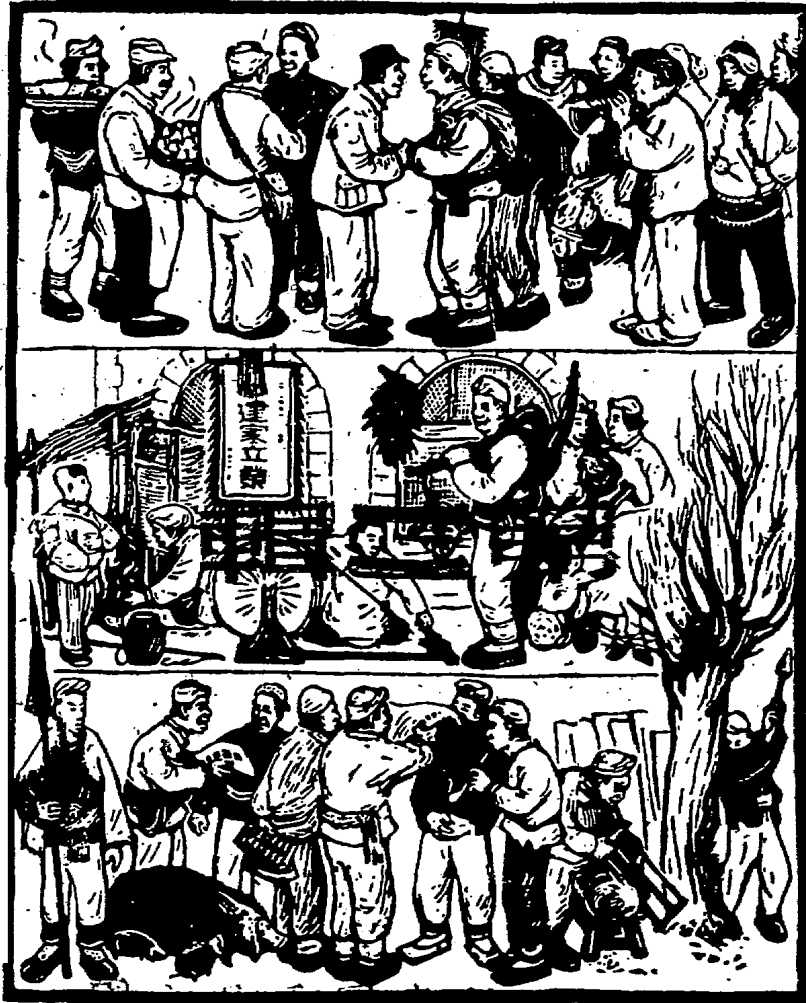


JUN 3 1947

文藝叢刊

北平圖書報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粵港分會編

北平圖書報社

第二輯 目錄

告讀者

魯迅與王國維	郭沫若	(3)
喚出暴露文學來	洪道	(9)
魯迅全集出世的回憶	胡仲持	(16)
論雜文	樓棲	(13)
阿Q和阿小D打架(粵語說書)	易肇改作	(12)
小團圓(小說)	陳殘雲	(23)
甘露鄉約中秋(小說)	易肇	(46)
鼓裏的人(小說)	胡明樹	(30)
紀錄血債	周達	(1)
報告文學的新時期	鄭傑	(2)
愛倫堡談美國作家(作家印象)	陳適懷譯	(36)
人·詩人·詩和歌(論文)	呂劍	(38)
給未來的聯合國大會	黃寧嬰	(18)
農抗會長(長詩)	金帆	(20)
沒有眼淚的城市(散文)	黃藥眠	(45)
文藝普及問題(討論稿)	又協研究部	(34)
介紹「民主元勳」	周偉	(15)
菲島華僑的文藝風	水止	(50)

重建家園(封面太烈)魯迅藝術學院彥涸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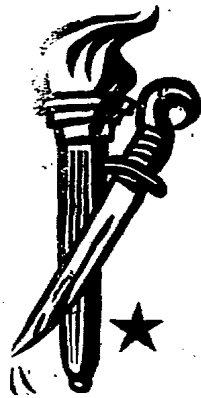
告讀者

我們這不定期的「文藝」雜誌，自從第一期出版以來，承蒙各界人士的支持，不斷地增加發行量，這對於我們來說，無疑是一個極大的鼓勵。我們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裡，能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我們的行列中來，共同為發展我國的文藝事業而努力。

在這一期的「文藝」雜誌中，我們收錄了許多優秀的作品，這些作品不僅在藝術上具有極高的價值，而且在思想上也給人以深刻的啟迪。我們希望，讀者們在閱讀這些作品的同時，也能對我國的文藝事業有更深的認識和了解。

最後，我們還要提醒讀者們，本雜誌的訂閱手續已經開始，歡迎各界人士踴躍參加。我們將竭誠為您服務，確保您的訂閱手續順利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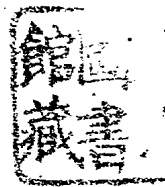
文藝家刊社



紀錄血債

——向每個有正義感的人號召

周達



- 1 -

抗戰已經結束一年多了，雖然是「慘勝」，但這勝利，終是由人民的犧牲流血所換來的。但是抗戰結束一年之後，人民所得到的是什麼呢？沒有，可以說一點都沒有。因為，由人民的鬥爭所換來的勝利果實，統統都被今天這幫敗無能而又驕橫凌厲的統治集團獨佔去了。相反的，人民却被「復員」過來的殘酷剝削的統治者的加緊敲吸壓榨，被「接收」的大小官員所「劫收」，被新來的美帝國主義份子的干涉與侵略，以至今天所過的日子，比敵偽統治時期，還要慘苦萬倍。所以，抗戰結束以來，人民不但還沒有從這八年的流血抗戰中取得一點賠償，甚至八年來身受敵偽殘暴的摧殘屠殺，還沒有來得及澈底清算的時候，却又被法西斯統治者，將人民推進戰火鞭笞的血海裡；迫得人民若不繼續再奮起戰鬥，就會永遠淪為完全殖民地化的奴隸，永遠得不到翻身。

在由人民力量解放了的土地上，人民清算敵偽漢奸罪惡的工作，就做得非常的認真非常的徹底。有冤報冤，有仇報仇，使民族敗類漢奸國賊無從遁跡，使正義公道民族氣節得以伸張，人民的犧牲流血得到了光榮的代價。由此可見人民是不含糊的。但是相反的一方面呢？美帝國主義份子，不讓中國和朝鮮人民取得真正的勝利，不許被壓迫的日本人民抬頭，却正優容和培養「日本法西斯細菌」，以留作他日進攻蘇聯的鷹犬。同樣的，中國的統治者，引編那些殘害人民的萬惡奸偽，為地下「英雄」，作內戰先鋒；優待厚送那些屠殺中國人民的日本劍子手回國去；！中國人民在日本俘虜營外嚼草根樹葉，以至累累地餓死街頭，而日本俘虜却在洋房的俘虜營裡吃香噴噴的銀絲白米飯，這些都是我親眼在廣州所看到的血景。至於那些漢奸國賊之被統治者寬容優待，甚至成了「國民」的代表，昂然在南京參加傀儡「國大」，成了統治者的軍事和政治的得力工具；這都說明了，他們彼此是早已聲氣相通，同一血統。最近又「討論」即將截止懲奸日期，這真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的了。

但是中國人民，是不是就可以在統治者對敵偽奸賊，這種「不究既往」的「寬大政策」之下，能安居樂業呢？不，絕對不可能的，君不見掛着太陽旗的輪船漁船，在最近又傲然

630289

地駛進中國領海，駛進黃灘頭，駛進珠江口裡嗎？而那些敵僞換了一塊招牌，換了一套美式軍裝，仍是照舊騎在人民的頭上作威作福嗎？所以，這些侵略者和他的鷹犬爪牙，不僅依舊在狞笑，而且還不斷張開血口來吞噬人民的骨肉。在中國人心中播下的仇恨，非但不能消解，而且是越加深沉。倘使中國人民不起來吶喊復仇，不但幾十年來，人民反侵略的血是自流，而且，美式和武士道的侵略者聯成一氣，各樣的奴才統治者混為一體，在這樣「中外勾通」雙重壓迫之下，中國人民就會永遠得不到翻身了。

所以，在今天，在我們還不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地來清算敵僞奸賊的時候，我們要號召大家起來作紀錄血債的運動。凡是在抗戰八年中，受過敵，僞，奸，賊的摧殘壓迫，屠殺陷害的經過事實，我們統統地要紀錄下來；不論用通訊，新聞，敘事，報告，詩歌，唱本，戲劇，活報，小說，日記，種種形式，將敵僞奸賊的真實罪行紀錄下來；更希望所有的報紙，刊物，都能開出專欄的地位，來登載這種真實的敵僞暴行實錄。更希望各地的文藝研究會，文藝小組，來展開這個創作運動。倘使我們良心上不願這頁民族光輝的戰史就此泯滅，不讓人民流的鮮血就此淡泊無形，那麼我們應當積極起來展開這個紀錄血債的運動。這是民族的大劫難，也是全民族的大翻身。應當告訴我們的子子孫孫。但是我們絕不是狹義的民族主義和復仇主義者，而是為真理而鬥爭的歷史主義的戰士；我們的工作，就是要根除這些國際法西斯的侵略主義者，和寄托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根基上的好偽國賊民族敗類；好讓中國，和世界愛好和平民主的人民，都能在獨立自由互助的基礎上共同發展，共求進步。但是，在未曾達到這個理想的境地之前，我們是絕不應當放鬆眼前緊

迫的鬥爭的！而眼前爭取和平民主的運動，却正是到達到這理想的境地的一段艱苦的路程。

我這個號召，雖然是個人的提議，但正是文藝協會港粵分會大家贊同的運動。我希望每個身受敵僞殘害，能夠用文字來紀錄的人，都來參加這個紀錄血債的運動。（投稿至香港九龍郵政信箱一七七二號）讓我們將這一篇篇可歌可泣的血債，將那些人神共憤的敵僞暴行編印出來，使它成為比「中國的一日」和「上海的一日」更動人更偉大的歷史冊頁，讓它成為抗戰文藝中最真實，最殘酷，最壯烈的詩篇。我更希望在明年「五四」文藝節之前，能把這個偉大的集子編好。我更希望全國文藝協會總會和各地分會，積極地起來響應這個號召，和積極地推展這個運動！

報告文學的新時期

鄭傑

中國的報告文學，是產生在抗日救亡運動的時代；到了抗戰爆發，報告文學的發展，已成了抗戰文藝中，最能迅速反映前方將士流血抗戰，後方民衆廣泛動員的富豐內容的作品。同時，報告文學的表現形式，也隨着現實鬥爭生活急遽的發展，和表現了這真實的多彩複雜的鬥爭，因而也使得報告文學的表現形式有了多種多樣的發展。而且匯為抗戰初期抗戰文藝的一道主流。這就說明了報告文學，在抗戰初期，盡了它報導現實，激勵戰鬥的偉大作用。

但是武漢撤退之後，除了在敵後堅持抗戰的解放區軍民之外，而在中原和東南各戰區，的前線就沉寂下來：這正是前線無戰爭，將軍們用「拖」和「等」，以坐待盟國參戰，（轉三七面）



魯迅與王國維

郭沫若

在近代學人中我最欽佩的是魯迅與王國維。但我很抱愧，在兩位先生生前我都不曾拜見過，而認識了他們的偉大卻都是在他們的死後。毫無疑問，我是一位後知後覺的人。

我第一次接觸魯迅先生的著作是在民國九年時事新報學燈的雙十節增刊上。文藝欄裡面收了四篇東西，第一篇周作人譯的日本小說，作者和作品的題目都不記得了。第二篇是魯迅的「髮的故事」。第三篇是我的「棠棣之花」（第一幕）。第四篇是沈雁冰（那時候雁冰先生還沒有用「茅盾」的筆名）譯的愛爾蘭作家的獨幕劇。「髮的故事」給予我的銘感很深。那時候我是日本九州帝國大學的醫科二年生，我還不知道魯迅是誰，我只是爲作品抱了不平，爲什麼好的創作，反屈居在日本小說的譯文的次位去了？那時候編學燈欄的是李石岑，我爲此會寫信給他，說創作是處女，應該尊重，翻譯是媒婆，應該客氣一點。這信在他所主編的「民鐸」雜誌發表了。我沒有料到，這幾句話反而惹起了魯迅先生和他朋友的不愉快，屢次被引用爲我乃至創造社同人們藐視翻譯的罪狀。其實我寫那封信的時候，創造社根本還沒有成形的。有好些文壇上的糾紛，大體上就是由這些小小的誤會引起來了。但我自己也委實傲慢，我對於魯迅先生的作品一向很少閱讀的。記得「吶喊」初出版時，我只讀了三分之一的光景便擱置了。一直到魯迅死後，那時我在日本亡命，才由友人的幫助，把所能蒐集的單行本，蒐集了來飽讀一遍。像「中國小說史略」一書，我只讀過增田涉的日譯本，一直到現在還沒有讀過原文。自己實在有點後悔，不該增上我傲慢，和這樣一位值得請教的大師，在生前竟失去了見面的機會。

事實上我們是有過一次可以見面的機會的。那是在大革命失敗後的一九二七年底，魯迅先生已經辭卸廣州中山大學教務主任早回到了上海，我也從汕頭香港逃回到上海來了。在這時經山鄭伯奇蔣光慈諸兄的中介曾經有過一次切實合作的醞釀。我們打算恢復「創造週報」，適應着當時的革命退潮期，想以青年爲對象，培植並維繫着青年們的革命信仰。我們邀請魯迅先生合作，竟獲得了同意，並曾經在報上登出過週報復刊的廣告，魯迅先生列第一名，我以「麥克昂」的假名列在第二，其次是光慈伯奇諸人。那時本來可以和魯迅先生見面的，但因爲我是失掉了自由的人，怕惹出意外的牽累，不免有些躊躇。而正在我躊躇的時候，後期創造社的幾位朋友回國了，他們以新進的氣魄的姿態加入陣線，首先便不同意我那種「退讓」的辦法，認爲「創造週報」的使命已經過去了，沒有恢復的必要，要從新另起爐灶。結果我退讓了。接着又生了一場大病，幾乎死掉，病後我又亡命到日本去，創造社的事情以後我就沒有再核過問了。和魯迅先生的合作，就這樣不僅半途而廢，而且不

論魯迅

毛澤東

魯迅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與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與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着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定，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新民主主義論）

單的是更引起了猛烈的論戰，幾乎弄得來不可收拾。這些往事，我今天來重提，只是表明自己的遺憾，我與魯迅先生的見面，真是可以說是失之交臂的。

關於王國維的著作，我在民國十年的夏天，讀過他的「宋元戲曲史」，那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一種小本子。我那時住在泰東書局的編輯所裡，為了換取食宿費，答應了書局的要求，着手編印「西廂」。就因為這樣的必要，我參考過「宋元戲曲史」。讀過後，認為是極有價值的一部好書，但我也並沒有更進一步去追求王國維的其他著作，甚至王國維究竟是什麼人。我也沒有十分過問。那時王國維在擔任哈同辦的倉聖明智大學的教授，大若他就住在哈同花園裡面的吧。而我自己是在哈同路的民厚南里也住過一些時間，可以說居處近在咫尺。但這些都是後來才知道的，假使當年我知道王國維在擔任那個大學的教授，說不定我從心里便把他鄙棄了。我住在民厚南里的時候，哈同花園的本身在我便是一個憎恨。連那什麼「倉聖明智」等字樣只覺得是令人可以作嘔的狗糞上的微菌。

真正認識了王國維，也是在我亡命日本的時候。那是一九二八年的下半年，我已經開始作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和甲骨文和金文發生了接觸。就在這時候，我在東京的一個私人圖書館東洋文庫里面，才讀到了「觀堂集林」；王國維自己編訂的第一個全集（王國維全集一共有三種），他在史學上的成就使我震驚了。然而這已經是王國維去世後二年多的事。這兩位大師，魯迅和王國維，在生前都有可能見面的機會，而我沒有見到，而在死後都同樣以他們的遺著吸引了我的幾乎全部的注意。這因為這樣，我每每總要把他們兩位的名字和業績聯想起來。我時常這樣作想：假使能夠有人細心地把這兩位大師作比較研究，考核他們的精神發展的路徑，和成就上的異同，那應該不會是無益的工作。可惜我對於兩位先生的生前都不會接近，著作以外的生活態度，思想歷程，及一切的客觀環境，我都缺乏直接的觀察，因此我對於這項工作雖然感覺興趣，而更讓我來作，卻認為不甚適當。六年前在魯迅逝世第四週年紀念會上，我在重慶曾經作過一次講演，簡單地把兩位先生作過一番比較。我的意思是想引起更適當的人來從事研究，但六年以來，影響依然是沉寂的。有一次許壽裳先生問過我，我那一次的演講，究竟有沒有底稿。可見許先生對這是很注意。底稿我是沒有的，我倒感覺假使讓許先生來寫這樣的題目，那必然是更適當了。許先生是魯迅先生的至友，關於魯迅的一切知道得很詳，而同王國維先生想來也必定相識，他們在北京城的學術界同處了五年，以許先生的學力和銜銓必然更能夠對王國維作正確的批判。但我不知道許先生自己有沒有這

樣的興趣。

首先先生感覺着的，是王國維與魯迅相同的地方太多。王先生生於一八七七年，長魯迅先生五歲，死於一九二七年，比魯迅先生早死九年，他們可以說是正整同時代的人。王先生生於浙江海寧，魯迅先生生於浙江紹興，自然要算是同鄉。他們兩人幼年時家况都都不好。王先生經過上海的東文學社，以一九〇二年赴日本留學，進過東京的物理學校。魯迅先生則經過南京的水師學堂，路礦學堂，以一九〇二年赴日本留學，進過東京的弘文學院，兩年後又進過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王先生研究物理學只有一年，沒有繼續，而魯迅先生的研究醫學也只有一年，然而兩位先生就這樣都是受過相當嚴格的科學訓練的。在那時兩位先生都喜歡文藝及哲學，而尤其有趣的是都會醉心過尼采。這理由是容易說明的，因為在本世紀的初期，尼采思想乃至德意志哲學，在日本學術界是磅礫着的。兩位先生回國之後都從事於教育，而且是最狹義的教育。王先生以一九〇三年曾任南通師範學堂教習，講授心理論理哲學，一九〇四年轉任蘇州師範學堂教習，除心理論理哲學之外，更曾擔任過社會學的講授。魯迅先生則以一九〇九年擔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的生理和化學的教員，第二年曾經短期擔任過紹興中學的教員兼監學之外，又第二年即辛亥革命的一九一一年，擔任了紹興師範學校的校長。就這樣就在同縣擔任過師範教育之後，更有趣的是，復同樣進了教育部，參加了教育的行政工作。王先生是以一九〇六年任當時的學部（即後來的教育部）總務司行員，後改充京師圖書館的編譯，旋復充任名詞館的協理，都是屬於學部的，任職至辛亥革命而止。魯迅先生則以一九一二年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的部員，初任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後遷北京，又改爲僉事，任職直至一九二六年。而到晚年來，又同樣從事大學教育，王先生擔任過北京大學的通訊導師，清華大學研究院教授，魯迅先生則擔任過北大，北市師大，北京女子師大，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等的講師或教授。

兩位先生的履歷，就這樣，相似到實在可以令人驚異的地步。而兩位先生的思想歷程和治學的方法及態度，也差不多有同樣令人驚異的相似。他們兩位都處在新舊交替的時代，對於舊學都有幼年已經備了相當的積蓄，而又同學了相當嚴格的科學訓練。他們想要成爲物理學家或醫學家的志望雖然沒有達到，但他們用科學的方法來回治舊學或創造，卻同樣獲得了輝煌的成功。王先生的「宋元戲曲史」和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毫無疑問，是中國文藝史研究上的雙璧；不僅是拓荒的工作，前無古人，而且是權威的成就，一直領導着百代的後學。王先生的力量自然多用在史學研究方面去了，他的甲骨文字的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漢晉竹簡和封泥等的研究，是劃時代的工作。西北地理和蒙古史料的研究也有些驚人的成績。魯迅先生對於先秦古物雖然不大致力，而對於秦以後的金石銘刻，尤其北朝的造象與隋唐的墓志等，聽說都有豐富的蒐羅，但可惜關於這方面的成績，我們在全集中不能夠見到。大抵兩位先生在研究國故上，除運用科學方法之外，都同樣承襲了清代乾嘉學派的遺烈，他們愛蒐集古物，輯錄逸書，校訂典籍，嚴格地遵守着實是求是的軌則。魯迅先生的力量自然多用在文藝創作方面了，在這方面偉大的成就差不多掩蓋了他的學術研究方面的業績，一般人所了解的魯迅先生大抵是這一方面。就和王國維是新史學的開山一樣，魯迅是新文藝的開山。但王國維初年也同樣是對於文學感覺興趣的人。他曾經介紹過

歌德的「浮士德」，根據叔本華的美學思想寫過「紅樓夢評論」，盡力讚美元曲，而在詞曲的意境中提倡「不隔」的理論。「不隔」是直觀自然，不假修飾，自己對於詩詞的寫作，尤其詞，很有自信，而且曾經有過這樣的志願，想寫戲曲。據這一些看來，三十歲以前，王國維分明是一位文學家。假如這個志趣不中斷，照着他的理論和素養發展下去，他在文學上的建樹必然更有可觀，而且說不定也能打破舊有的窠臼，而成爲新時代的一位前驅者的。

兩位先生都富於理性，養成了科學的頭腦，這很容易得到公認。但他們的生活也並不偏枯，他們是厚於感情，而特別是篤於友誼的。和王國維「相識將近三十年」的殷南先生所寫的「我所知道的王靜安先生」里面有這樣的一節話：「他平生交遊的很少，而且沉默寡言，見了不甚相熟的朋友是不願意多說話的，所以有許多的人都以爲他是個孤僻冷酷的人。但是其實不然，他對於熟人很愛談天，不但是談學問，尤其愛談內外的時事。他對於質疑問難的人是知無不可言，言無不盡。偶爾遇到辯難的時候，他也不堅持他的主觀的見解，有時也可以拋棄他的主張。算不失真正學者的態度」（見述學社國學月報王靜安先生專號，十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出版）。這樣的態度，據我從魯迅先生的親近者所得來的認識，似乎和魯迅先生的態度也很類似。據說魯迅先生對於不甚相熟的朋友也是不願意多說話的，因此有好些人也似乎以爲魯迅是一位孤僻冷酷的人。但他對於熟人或質疑問題的人，卻一樣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兩位先生都獲得了許多青年的愛戴，即此也可以證明，他們的性格是博愛容衆的。

但在這相同的種種蹟象之外，卻有不能混淆的斷然不同的大節所在之處。那便是魯迅先生隨着時代的進展，並且領導了時代的前進，而王國維先生却終止了在一個階段上，竟成爲了時代的犧牲。王先生很不幸地早生了幾年，做了幾年清朝的官，到了一九二三年更不幸地受了廢帝溥儀的徵召，任清宮南書房行走，食五品俸，這樣的一個菲薄的蛛網，卻把他緊緊的套着了。在一九二七年的夏間，國民革命軍在河南打敗了張作霖，一部份人正在興高彩烈的時候，而他卻在六月二日（農曆五月三日）跳進頤和園的湖水裏面淹死了。在表面上看來，他的一生好像很眷念着舊朝，入了民國之後雖然已經十六年，而他始終不曾剪去髮辮，顯然以清室遺臣自居，這是和魯迅先生懸然不同的地方，而且也是一件很稀奇的事。他是很有科學頭腦的人，做學問是實事求是，絲毫不爲成見所困，並且異常胆大，能發前人所未能發，言僑儒所不敢言，而獨於在這生活實踐上卻呈出了極大的矛盾。清朝的遺老們在王先生死了之後，曾謗之爲「忠愍公」，這謗號與其說在尊敬他，無甯是在罵他。忠而怒，不是罵他是愚忠嗎？真正受了清朝的深恩厚澤的大遺老們，在清朝滅亡時不會有人死節，就連身居太師太傅之職的徐世昌，後來不是都做過民國的總統嗎？而一個小小的亡國的五品官，到了民國十六年卻還要「死節」，不是愚而不可救嗎？遺老們在下意識中實在流露了對於他的嘲諷，不過問題有點深隱的，知道底里的人能够爲王先生辨白，據說他並不是忠於前朝，而是別的死因的。他臨死前寫好了的遺書，重要的幾句是「五十二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絕沒有一字一句提到了前朝或者遜帝來。這樣要說他是「死節」，實在是有點說不過去。况且當時時局即使危迫，而遜帝溥儀還安然無恙，他假如真是一位愚忠，也應該等溥儀有了三長兩短之後，再來死難不遲，他爲什麼要那樣着急？所以他的自殺。我也

倒同意不能把它作為「殉節」看待。據說他的死，實際上是受了羅振玉的逼迫，詳細的情形雖然不十分知道，大體的經過是這樣的。羅在天津開書店，王氏之子參與其事，大折其本，羅竟大不滿於王，王之媳乃羅之女，竟因而大歸，這很傷了王國維的情誼，所以逼得他竟走上了自殺之路。前華嚴南先生的文字里面也有這樣的話：「偏偏去年秋天，既有長子之喪，又遭學友之絕，憤世嫉俗，而有今日之自殺」所謂「學友之絕」，所指的應該就是這件事。偽君子羅振玉，後來出仕偽滿，可以說已經淪爲了真小人，我們今天絲毫也沒有替他隱諱的必要了。我很希望深知王先生的身世的人，把這一段隱事更詳細地表暴出來，替王先王洗冤，並彰明羅振玉的罪惡。

但我在這兒，主要的目的是想提說一項重要的關係，就是朋友或者師友。這項關係在古時也很知道重視，把它作為五倫之一，而在今天看來，它的重要性更是有增無已了。這也就是一種重要的社會關係，在一個人的成就上，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王先生和魯迅先生的主要不同處，差不多就判別在他們所有的這個朋友關係上面。王先生之所以剋然止步，甚至遭到犧牲，主要的也就是朋友害了他，而魯迅先生之所以始終前進，一直至社會的前頭，未始也不是得到了朋友的幫助。且讓我更就這兩位先生的這一項關係來敘述一下吧。

羅振玉對於王國維的一生是關係最密切的一個人，王國維受了他不少的幫助是事實，然而也受了他不少的束縛，更是難移的鐵案。王先生少年時代是很貧寒的，二十二歲時到上海入東文學社的時候，是半工半讀的性質，在那個時候爲羅振玉所賞識，便一直受到了他的幫助。後來他們兩個人差不多始終沒有分離過。羅振玉辦「農學報」，辦「教育世界」，都靠着王先生幫助，王先生進學部做官也是出於羅的引薦。辛亥革命以後，羅到日本去亡命，王先生也跟着他。羅是一位藏家，所藏的古器物，拓本，書籍，甚好豐富，在亡命生活中讓王先生得到了靜心研究的機會，於是便規範了三十以後的學術的成就。王對於羅似乎始終是感恩懷德的，他爲了要報答他，竟不惜把自己的精心研究都奉獻了給羅，而使羅坐享盛名。例如「殷虛書契考釋」一書，實際上是王的著作，而署的却是羅振玉的名字，這本是學界周知的秘密。單只這一事也足證羅之卑劣無恥，而王是怎樣的克己無私，報人以德的了。同樣的事情尚有「俄壽堂所藏殷虛文字」和「重輯倉頡篇」等書，本是王所編次的，而書上卻署的是姬覺彌的名字。這也和魯迅先生輯成「會稽郡故書雜集」，而用乃弟周作人名印行的相彷彿。就因爲這樣的關係，王更得與一批遺老或準遺老沈曾植，柳詒齋之倫相識，更因緣而被徵召入清宮，一層層封建的網便把王先生封鎖着了。厚於情誼的王國維不能夠自拔，便逐漸逐漸地被強迫成爲了一位「遺臣」。我想他自己不是一片虛偽，聊藉此以沽譽釣名而已。王國維的一生受了這樣一位偽君子的束縛，實在是絕大的遺憾。假使王國維初年所遇到的不是這樣一位落伍的虛偽者，又或者這位虛偽者比王國維早死若干年，王的晚年或許不會落到那樣悲劇的結局吧。王的自殺，無疑是學術界的一個損失。

魯迅先生的朋友關係便幸運得多。魯迅先生在留學日本的期中便師事過章太炎。太炎先生的晚年雖然不一定爲魯迅先生

所悅服，但早年的革命精神和治學的態度無疑是給了魯迅先生以深厚的影響的。在太炎先生之外，影響到魯迅生活頗深的人應該推蔡元培先生吧？這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義者，對於中國的文化教育界的貢獻十分宏大，而他對於魯迅先生始終是刮目相看的。魯迅的進教育部乃至進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蔡先生的援引，一直到魯迅的病歿，蔡先生是盡了他沒世不渝的友誼的，蔡魯之間的關係，在我看來差不多有點像羅王之間的關係。或許不正確吧？然而他們相互間的影響卻恰恰相反。魯迅先生此外的朋友，年齡相同的如許壽裳，錢玄同，年輕一些的如瞿秋白，茅盾，以及成爲了終生伴侶的許廣平，這些先生們在接受了魯迅的影響之一面，應該對於魯迅也發生了回報的影響。就連有一個時期曾經和魯迅筆戰過的後期創造社的幾位朋友，魯迅也明明說過是被他們迫着閱讀了好些關於唯物辯證法的文藝理論的書籍的。我這樣說，但請讀者不要誤會，以爲我有意抹殺魯迅先生的主觀上的努力。我絲毫也沒有那樣的意思。我認爲朋友的關係是相互的，這是一種社會關係，同時也就是一種階級關係，我們固然誰也不能夠脫離這種關係的影響，然而單靠這種關係，也不一定會收獲到如願的成就，例如豈明老人的環境和社會關係應該和魯迅先生的是大同小異的吧，然而成就卻相反。這也就是以證明主觀努力是斷不能抹殺的了。準上所述，王國維先生和魯迅先生是精神發展過程，確實有很多地方相同，然而在很關重要的地方也確實是有很大的相異。在大體上兩位先生在幼年乃至少年的時代都受過些封建社會的影響。他們從這里變了出來，不可忽視地，兩位都會經歷一段浪漫主義的時期。王國維喜歡德國浪漫派的哲學和文藝，魯迅也喜歡尼采，尼采根本就是一位浪漫派。魯迅的早年譯著濃厚地帶着浪漫派的風味。這層我們不要忽略。經過了這個階段之後，兩位都走了寫實主義的道路，雖然發展的方向各有不同，一位偏重於學術研究，一位偏重於文藝創作，然而方法和態度確是相同的。到這兒，兩位先生所經歷的是同樣的過程，但從這兒以往便生出了懸隔。王國維停頓在舊寫實主義的階段上，受着重重的束縛不能自拔，最後只好以死來解決自己的苦惱，事實上是成了苦悶的俘虜。魯迅先生則從此駁駁日進了。他從舊寫實主義突進到新現實主義的階段，解脫了一切舊時代的桎梏，而認定了爲人民大眾服務的神聖任務，他掃蕩了敵人，也掃蕩了苦悶。雖然他是爲肺結核的亢進而終止了戰鬥，事實上他是克服了死而大踏步地前進了。

就這樣，對於王國維先生的死我們至今感覺惋惜，而對於魯迅先生的死我們却始終感覺着莊嚴。王國維好像還是一個偉大的未成品，而魯迅則是一個偉大的完成。

我要再說一遍，兩位先生都是我所十分欽佩的，他們的影響都會永垂不朽。在這兒我們可以負責推薦，並補充一項兩位先生完全相同的地方，那便是他們都有很好的全集傳世。「王國維遺書全集」（商務版，其中包含「觀堂集林」）和「魯迅全集」，這兩部書，倒真是一難與日月爭光可也。一對現代文化上的金字塔呵！

但我有些惶恐，我目前寫着這篇小論時兩個全集都不在我的手邊，而我僅憑着一本「國學月刊」的王壽安先生專號和許廣平先生借給我的那份魯迅先生年譜的校樣；因此我只能寫出這麼一點片斷式的論斷，我是懇請向讀者告罪的。

再還有一點餘波也讓它在這兒搖盪一下吧。我聽說兩位先生都喜歡吸香煙，而且都連珠炮式的吸法。兩位先生都患着肺結核，然而他們的精神都沒有被這種痼疾所征服。特別是這後一項，對於不幸而患了同樣病症的朋友，或許不失爲一種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勵吧。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四日）



喚出暴露文學來

——繼承魯迅先生的傳統

洪道

統治者們竊奪出賣革命的成果，却要假充爲革命鬥士，來掩飾天下的耳目。這和他們姦淫婦女，買姨太太，而侈談禮義廉恥的劣行是配合諧和的。因此，對於任務「在於暴露」的文學，他們由畏懼而存了嫉恨之心了。同想在抗戰期間，文學之不肯附和捧場，真使統治者們傷透腦筋。像從前對付反帝文學一樣，將抗戰文藝綁起來關在牢監裡，月黑風緊之夜，拉在荒野上偷偷地槍斃了；這惡毒的心思是生起了的，而且也泡製了不少回數，却絕不除掉抗戰文藝的命根。這是統治者們的悲哀。

有一次，統治者們的一個發言人，勸做文學的人筆下留情，不要妨礙團結，以免分散反抗外敵的力量。他的結論是等於命令文藝：歌頌光明吧，少暴露些黑暗。這真是可怕的毒計，因為它可以借「於抗戰不利」的理由，冠冕堂皇地將刺刀放在做文學的人的頸上的。然而抗戰文藝有它優良的傳統。多歌頌，少暴露，固不說違背了十九世紀以來日漸興起的世界文藝思潮的革命性，也停滯了我們接受魯迅傳統的繼承事業。魯迅的精神一直號召着影響着他的後代。所以，抗戰文藝並沒有如統治者們之所願，乖乖地聽從那命令，反之，以不屈的戰鬥，在刺刀叢裡掙扎，爲了爭得維持文學的一口氣。這口氣不絕，總看得出在追求，搏鬥，生命要延長下去。

做文學的人確是顧全大局，忍讓爲國，這當然是一則爲當時的形勢所決定，二則爲全國人民的意志所趨。但就連這樣，抗戰文藝仍不能避免一切不幸的遭遇，在「抗戰」的刀（檢查官的剪刀，憲兵警察的刺刀）殺下，受盡了磨損。真正完整的作品，充實生命力的作品，祇有在人民自動取消一

切言論自由限制的時間裡產生，在這以外，爲了求全，有的沉默，有的寫現在以前的題材。

針對現實的作品當然不是沒有，但是有生命之作是寥寥可數。一般的都流入公式化。雖不致予使抗戰文藝的態度變客氣多少，和黑暗勢力碰頭的時候，寒喧之餘談吐間也帶着尖刺。但爲了躲開刀鋒，深苦的黑暗裡却拖着一條光明的尾巴。光明，抗戰文藝不應該不要它，不喜歡它，可是要有要它的路數，喜歡它的道理，使它成爲作品中的靈魂，而不是尾巴；不僅是指出道路和方向，而且要構築起現實基礎上的階梯從而達到人類願望的世界的實現。既是變成尾巴的功用，所以，光明來得很輕率，祇一句「天快亮了」，就決定「最後勝利是我們的」了。

甚至有少數之作，描寫淪陷區的慘痛，教苦難的人們嚮往重慶的救星，把重慶捧爲耶路撒冷聖地，受萬民崇拜。似乎淪陷區的民衆只有擠到重慶去才算服務抗戰，否則就是順民。爲什麼不宜傳留在敵人的前方和後方跟敵人糾纏不已

的戰團呢？這現象雖不成爲主流的傾向，但由此可見抗戰文藝的陣營裡，並不是全體死緊地抱住魯迅先生的大纛，而是還有或多或少地存着右傾的妥協的僥倖心理。

重慶，（當它還是所謂「抗戰首都」時）說得好像是抗戰的司令台；仔細地用顯微鏡望望裡應一應，却是集中了奸細，國賊，腐敗的官僚，剝削的家賈，換句話說，就是「擺開人肉筵席」大張血宴的猶太人們的大本營。這裡也有福音，那受難的聖徒們，形成地下的火海。雖還不會壯大，好在生命是頑強的，和敵人拼成相持的局面。這是重慶的光明和黑暗的交織，然而我們對它的歌頌不夠響亮，暴露也就不够裸骨的。

說是這樣說：文藝是爲人民服務，爲大眾工作的事業，但是億萬重數不清的人民的慘痛，我們替人民控訴和暴露了的，究竟有百分之幾呢？真正得到人民的歡喜，還行於和人民的貼切地呼吸的努力。

譬如，遠處的淪陷區人民，一直睡在鼓裡。這在敵人「投降」的時候，看得出來；以熱烈的笑，忘情的狂歡，來迎接那些見了敵人就逃的兵隊，有名的長敗將軍，被崇拜爲無敵的神。而那淪陷區的人民，倒反又羞又惱地想到對抗戰一無貢獻，（其實他們在淪陷時期飽受痛苦，而堅貞不屈，接受歷史的考驗，說得上忠誠的貢獻了。）因而就傾家蕩產地獻出所有，來表示他們的慰問的熱忱。但是什麼何時？殘酷的現實，破碎了他們最後的希望；希望，落進將軍們「劫收」的腰包裡。這日子還比不上敵偽時代好過活，弄得「人心思漢」（漢奸的漢），我們爲什麼不早點說出我們吃過苦頭的經驗，好給淪陷區人民早點在心裡有一種再受慘痛的準備？

皖南事變以後，種種在歷史的鏡子面前現出原形的罪惡，我們的指摘，不够十足，湘桂大撤退以後，接連表現着腐

敗統治的無能，我們的暴露，不够徹底；一個農民受不起催糧的逼迫，挑着一担子糧食去繳賦，走在半路上餓倒，死了；一個出征軍人的家庭，在後方受盡欺凌，弄得父母上吊，妻兒投水。這些，不正是千千萬萬被壓迫的人民同受命運麼？「慘勝」之慘，不是慘在新來的侵略者支持着國賊嗜殺的罪行麼？歷史的事件不是偶然發生的，慘痛的時代的每一個音容情感，必有其醞釀變化的發展過程，而這過程在我們的文藝裡，有些是空着一段空白，有些是祇保留了寥寥數筆的紀錄。

就是紀錄了，有時也不够忠實的。我們有過這樣的文學家，將農村婦女，描寫着乳房怎樣挺漲的誘人，胸臆怎樣滑膩得够勁。這是都市裡養尊處優的女性嬌滴滴的肉體，決不是農村裡受苦受難的婦女的面貌。她們吃不起鹽，把糠皮煮成米湯來飲，吞樹皮草根充飢，一點營養也沒有。皮膚是起了繃紋的，乳房是乾癟的。爲了生活，却還要付出勞力來支持神聖抗戰的長期的需要，因爲是壯丁統統細綁起來牽到戰場上當犧牲品去了。正如魯迅先生說的：「吃的是草，擠出的是奶」，就是依賴這樣的奶水，肥沃了我們的土地。我們的文藝和這種偉大的勞力供獻的豐富內容距離得遠。如果我們的筆蘸着的不是血，而是漂亮的Oink Pank的墨水，那水寫的文藝，怎能有的站得起來。

而人民是懂得諷刺的。留心民間歌謠的，已經發掘了豐富的寶藏，那在暴露的意義上真是有無限價值的作品。這說明了文學落在人民的後面，文學要向人民學習。

魯迅先生說，「所謂諷刺的是不識字者被殺戮者被囚禁者被壓迫者吧，」正可給「所謂教育者嘻嘻一笑」，這是說文學上的暴露，決不是無原則無立場的暴露。延安毛先生說

得好：「革命的文藝家，暴烈的對象，只能是侵略者剝削者壓迫者，而不是人民大眾，人民大眾也有缺點的，但缺點的缺點主要是侵略者剝削者壓迫者的統治他們的結果，我們革命文藝家們只應該把它作侵略者剝削者壓迫者的罪惡去暴露。而不是什麼「暴烈人民」」。站在歷史命令我們站着的立場，將一切冷嘲熱諷，密集地擲向黑暗勢力的統治，是做文學的應該担起的任務。今天的現實，可以歌頌的，是人民翻身來，由奴隸變主人的世界。只有解放了的人民的地區，才有光明，才有歡笑，讚美和歌頌永歸于他們。我們能冷眼觀看他們的戰鬥和勝利而無動於衷麼？要放聲起強烈的情愛來歌唱，來表揚他們，和燃起起激劇的憎恨，不惜尖利，明銳，刻毒的來暴露黑暗統治的罪惡，一樣重要。

固然，魯迅先生感慨過：「大事件不可謂不多了。」然而我們沒有一部像樣的歷史著作，更不必說文學作品了。莫談國事，是我們做小民的本分。」抗戰文藝之少有像樣力作的現象，實在不可過分苛責的。但求「盡其在我」，無論如何，就發揚魯迅精神的意義來說，我們總得不够為保衛真理而爭辯，而冷嘲熱諷，不够切實地學習魯迅先生打落水狗的打法，發揮他的反「費厄潑賴」的精神。因為魯迅先生并不保守小民的本分，他對於地主官僚和資產階級的醜惡，毫不留情地加以揭穿，而批判着自己：「我還欠刻毒」的。

抗戰結束之後，有個可喜的現象，即做文學的人一一投身在翻天覆地的如火如荼的羣衆鬥爭裡，作直接的搏鬥。這當然由于抗戰八年中所受的苦痛而起的。可是，鬥爭的尖銳和激烈，做文學的人來不及考慮將鬥爭主題通過文藝形式來反映，因而偏廢了文藝。譬如，抗美軍的在華暴行，是和反對內戰要求美軍退出中國的主題有不可分割的聯繫的。却常見訴之於政治性的論文和雜感，而除了詩歌部門，少有通過文藝的其他各種形式來表現的。其實文學如果盡了它的任務，其作用和影響遠超過鐵板面孔的政治論文的。

在世界文學史上，紀錄着光輝的戰士們的業績。我們有羅曼羅蘭，高爾基，托爾斯泰，紫羅雨，莫泊桑，左拉，果戈里，巴爾扎克諸戰陣和創造之神為榜樣，我們也有崇高的聖者魯迅先生的傳統，也同是葉盾先生業已光榮創造起的傳統，他們同是眞勇的騎士。茅盾先生的那一本「廢德」，鞭打了那最殘忍瘋狂的一羣無恥之徒，而揭露他們的罪惡。這是很有斤兩的一擊。向着我們頂好的「勞動英雄」，以他們的戰鬥，作為我們學習的模範。

現在，內戰的火又燒起來了，臨到我們頭上來的是：兵燹，飢年，和死亡。六半個中國變成在國賊控制下的龐大的集中營，三萬萬以上的人口被關禁在裡面。這時代比魯迅先生生活着的那時代更需要詛咒，更需要暴露。

燃起反抗的火來吧，復活那推倒巴士蒂牢獄的精神，擊退這可詛咒的時代！

招回那戰鬥的現呵，敢叫敢罵敢打，喚出我們的暴露文學！

(接第十二面)

屢辭不獲，臨急時只好講了魯迅先生著的「阿Q正傳」中阿Q和小D打架那一段，當時被引起一些朋友的興趣，洪逾兄甚至還慫恿我將魯迅的許多作品，都用這種通俗的形式講演出來，以廣流傳云云。這意見自然是很好的，無奈自己覺得這件工作太艱巨了，實非自己能力所能辦到，不了後來朋友們一見面，就都笑着要我講故事，我迫着再講了一次，更覺是一種非常大胆的嘗試，然而因此也可見人民對魯迅先生作品的愛好，將它們通俗化，實在是一件極重要的工作。茲將我所講的記錄下，並略加增訂，其目的方面欲引起我們對我底講法的批判，從而展開廣泛的研究，一方面藉此作為我個人對魯迅先生逝世十週年的「點微末紀念而已」。

粵語
說書

阿Q和小D打架

魯迅原著
易華改作

說書人上，穿長衫，拿白紙扇，先向聽眾鞠一躬，然後用白紙扇拍一下手掌，講道：

不講呢個保良奉趙爺之命，迫阿Q定左五條不平條件，又撈左四百文酒錢，不禁滿心歡喜。噯……唔，今日回文再講呢個未莊農民阿Q，自從到趙大爺府上賠罪番嚟之後，終日躲個開土穀祠裡胡思亂想，覺得呢個世界非常古怪。正所謂「禍無雙主，禍不單行」，阿Q近來打交又打輸，賭番攤又俾人搵亂，更兼戀愛失敗，吳媽事件穿左出嚟。搜到未莊嘅女人見左佢重慘過見鬼，男人怕左佢至怕米貴，大家好似聯合封鎖佢咁樣，有乜野椿米割禾嘅短工，都叫阿Q唔叫佢。咁攞到阿Q終對住個沙袋丟眼角，吞口水當飯食，已經有數日之多。

噯……唔，那一日阿Q心中煩悶，走出未莊來閑蕩，誰知冤家路窄，一碰就碰着呢個小D囉——呢個小D亦都係未莊嘅窮家仔，生得又歪又細，阿Q一向睇佢唔在眼內嘅，近日又聽見佢胆敢搶左自己隻飯碗添，真係仇人見面，分外眼明，見佢遠遠走，嚟就把手一揚（做手，高聲唱道）：「我手執鋼鞭……將你打呀……！」跟住大喝一聲：「畜牲！」——咬啲，呢一喝緊要囉！好似晴天霹靂咁樣。阿Q小D見佢風頭火勢，怒目而視，不禁先怕左三分。佢話：「咬啲，阿Q哥，做乜咁唔好火氣呀？我自認我仔好唔好呀？」點知佢不說話好可，

阿Q呢個人素來係欺軟怕硬嘅，今日見佢認真衰仔，不禁無名火高三千丈，一個箭步撲過去，一手就住抓小D個條辮咯。阿Q小D見佢來勢兇猛，亦都急急相迎，一手攞住自己條辮頂，一隻手就伸過嚟拔阿Q個條辮（做手）。阿Q佢話咪住先，你精我唔咩，我都顧番住條辮頂先（做手）。若論阿Q平日嘅本領，小D確係非其敵手，無奈佢因為餓左幾日，未免頭暈眼花，脚步虛浮，所以變成勢均力敵，好似龍爭虎鬥。（唱）——真係棋逢敵手分高下，將遇良材各逞能。——早已驚動一班街坊隣里，出來圍觀如堵。有的重唔生性，嘍是拍手叫「好！好！好！好！」——喂，聽眾諸君，呢的人拍手叫「好！好！好！好！」唔知擺景抑或附慶，喝彩抑或同情嘍？可憐阿Q同小D兩個，好似生鏢刀咁樣，越喝越利。四隻手，抓住兩個頭。阿Q小D前進三步（做手），「放唔放呀你？」阿Q又前進三步，（做手）「你又放唔放呀？」噯……唔，兩個人攞到大半點鐘，扭到頭髮出煙，都未分勝負。（稍停）

好在有幾耐，小D忽然心生一計，試吓靜靜放鬆隻手。咁阿Q就見風駛轉，又靜靜放鬆隻手——嘩嘩嘩！佢地兩個係咁樣扭住嘍嗎（做手），忽然同時放手，同時兀起，同時後退。小D重唔分輪嚟，攞番轉頭話：「丟那媽，你記住囉！」咁阿Q又整番的色水，攞番轉頭話：「你記住囉，丟那媽！」噯……唔，說猶未了，兩個人已經契弟走得摩，混入人叢中去了。要知阿Q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附記：今年五四文藝節，港粵文協在廣州青年會舉行文藝晚會，朋友們要我參加一個用廣州話講故事的節目。

（轉第十一面）

藝秋 文春

論雜文

樓樓

魯迅先生逝世後不久，記得曾在「本雜誌」上看過一篇關於雜文的文章，大意是這麼說：在統一戰綫裏面，不再需要諷刺的雜文了，雜文將會滅亡了。

事隔十年，這位預言家的預言並沒有應驗。雜文並沒有滅亡，它依然還在戰鬥；不僅是存在，而且在發展。就在「統一戰綫」時代吧，據我所知，也似乎還有雜文，它並沒有自行殞滅，輪進坟墓；倒是那位作者太性急了點兒，把「統一戰綫」幻想得太天真，把「雜文」幻想得太纖弱；因此，他那虛妄的定罪，對雜文不僅無損於絲毫，反而自己的論調掉落在時間的河流裏，給波濤淹沒了。要不是我在這裏給它提了一下，讓沉渣作浮泛的「作」，恐怕早就給人家遺忘了。

雜文在文壇上，一開始就遭受到大小文人的冷遇和奚落，到處被窒息，被圍剿，一如真理到處被窒息，被圍剿。但它本身也是武器，也在還擊，像一枝「林中的响箭」，像一顆暗夜的流星，它在魯迅先生手裏站定了脚跟，磨利了鋒刃。在新文藝的領域裏，它的歷史最短促；但在戰鬥的場合下，它的戰績最彪炳。

現在，它闖出了文藝的宮門，進軍到一般的文化圈中作奇襲的突擊；有時又像匕首一閃，在百萬軍中斬將搴旗。

雜文領域的擴大，正是雜本身的發展，也正是它的足跡在文苑裏踐踏得更深更廣。到了現在，一如有泥土的地方就有野草，有文化的地方就有雜文，一個魯迅先生逝世了，有千百個繼起在踏着足跡而來。儘管還沒有誰能像魯迅先生的深刻和廣博，諷刺和辛辣；但雜文的戰鬥精神，卻被後起者繼承下來了。

原因在那裏呢？雜文的土壤是現實，而它的根芽是真理——真理和雜文結合得最緊最密；因此，諷刺現實，無往不利；暴露黑暗，摧枯拉朽。塵封了的真理給雜文洗刷得光顯閃野。也正因為這樣，雜文這武器，祇能和真理結合，且永遠為真理所有。絞殺真理的野心家，雖然也企圖把雜文作為御用的鷹犬，但這樣的努力毫無用處，一離開了真理的雜文，便不能再成為武器了。玩火弄火者反而引火葬身。

雜文和真理的結合，也正是雜文和歷史和人民的結合。這幾年來，人民的進步最快，但歷史的行程卻最迂迴，反歷

史的逆流也還波瀾壯闊。這樣構成了現實的矛盾，也構成了雜文的豐富的題材。特別是最近一年，現實的矛盾更是多麼多。在這矛盾的土壤裏，雜文像紫花似的燦爛，說起來原是一件極自然的事。

這一年來，叫罵得最肉麻的是一批落水文狗們。大樹倒了，但狗卻並不走散，牠們從水裏爬了出來，抖了抖身上的水漬，又大搖大擺，儼然以愛國者自命了。於是製造謬言，譁惑真理，煽惑內戰，血污民主。但這副假裝的愛國衣裳，掩藏不了那條向「皇軍」乞憐憫的尾巴。雜文的匕首，一年來就不斷地向這批文狗們作諷刺的投槍。

但叫罵得最無恥的是絞殺人民的劊子手們，他們一方面在絞殺人民，一方面又假裝民主，較場口的打手劉野樵一流人，下關車站的所謂「蘇北雜民團」，就都是的。這種搽白了鼻子的丑角，到處招搖。雜文就曾經不斷地譏嘲那丑角們的粉飾，並且指出那條躲藏着的血手。因為雜文是站在真理的旗下，發着正義的槍彈，才能所向無敵，當者披靡。

五

雜文枝葉的長成和紫花的秀茁，是現實的土壤滋養的結果；但真正傑出的作品，這一年來卻並不多見，儘管雜文沒有停止戰鬥，但它的戰鬥性還沒有盡量的發揮。我們所看到的雜文，幾乎都是政論的改裝，正面的突擊，諷刺性減少了，辛辣味沒有了。一般的作品追隨在時評後面，投擲去的手榴彈，僅僅碰到了狗底皮毛，到底不如恰好扔中了鼻樑上的石子。

雜文的精華，全在於它的諷刺，全在於作者見解的精闢和深入。迅先生所開闢的道路，是一條歷史的道路。把他「二心集」前後的雜文集對照一下，那諷刺的強烈，見解的

精闢，跳出了個人恩怨的藩籬，劃清了階級仇恨的界限，那原因，就是魯迅先生的道路，越走越接近真理；而他的雜文的戰鬥性，也就愈發強而愈盡致了。

因此，雜文武器的使用者，本身就應該是一個勇士，一個胆怯懦夫是無法使用雜文的。戰鬥生活的烘爐，才是鍛鍊雜文的最好的烘爐。寫雜文並不僅是一種寫作上的技巧，雖然它很需要寫作的技巧，而且是戰鬥力的考驗。目前雜文筆調的漸漸的一致，題材的漸漸的一致，風格的漸漸的一致，才是雜文的真正的危機。雜文對於時評的追隨，那正意味着作者的鬆懈，和作者底戰鬥力的貧乏。雜文格式的漸漸趨於一致，並不是雜文的自然的「定型」，反而是落在八股的窠臼裏去了。

雜文的成爲武器，全在於它的靈活使用上，它的「定型」反而是它的枷鎖；因此，雜文的作者，還得在關爭中開闢新路，不僅要追上魯迅先生，而且要超過魯迅先生。

六

有人認爲雜文的諷刺性，應當跟着現實的變化而遞減，而現在的雜文，可無須諷刺了。

要是現實裏的言論自由的實現了，一切糾錯矛盾的現象比較合理了，雜文的諷刺性誠然會跟着遞減的。但目前現實的情形恰與此相反，言論自由的圈子不僅沒有放寬，而且愈縮愈窄。抗戰期內所碰到的的是檢查官的剪刀，而現在所碰到的却是劊子手的刀斧。在目前，要是主張減弱雜文的諷刺性，那是解除雜文的武裝，這恰好是統治者及其幫忙者一羣人底願望。

強調雜文的諷刺性，才是加強雜文的武裝。對現實不敏感的作者，永遠不能成爲一個雜文家。

七
也有這樣的一種作者：他要選擇一個作戰的陣地。不是理想的陣地他不願意插足，因為他常常在陣地上過於暴露了自己。這樣，不是理想的陣地，自然無法射擊了。

一個聰明的作者，應該善於作機動的戰術。在理想的陣地上，他固然可以出擊，在敵人底陣地上，也同樣可以出擊。在敵人底陣地上掩護着自己的進軍，才是一位雜文的能手。雜文的作者，應該不選擇陣地，在任何的場合下都要能作戰；不過，在怎樣的陣地上要運用怎樣的戰術，這就全靠作者聰明的選擇了。

要是一位作者在有利的陣地上才能作戰，那他的作戰能力可有限得很。

在敵人陣地上的出現！絕不是意味着向敵人低首投降，放棄了自己立場的人，是一個懦夫，一個叛徒，永遠不能成爲一個勇士。而雜文的作者，却要永遠是一個勇士。在任何的場合下，他都不能放棄自己底立場；但他應該按照自己的目標，走迂迴曲折的道路，來完成他的目的。

八
選擇觀察的角度，加強觀察的目力，磨利使用的工具，伺侯敵人的弱點，雜文作家雖然不是變形蟲，但應該有變形蟲的敏感，和變形蟲的靈活。

多樣多姿的現實，正要求多樣多姿的雜文，畫出現實裏的各種各樣的臉譜。

雜文的道路是歷史的道路，真理的道路；它不是愈走愈窄的牛角尖，而是愈走愈寬的康莊道。

諷刺性越強，鬥爭性也愈強；現實中的鬭爭場面愈複雜，愈尖銳，雜文的鬭爭性也就愈諷刺，愈辛辣而愈好。

雜文，是一件制敵的武器，當真理做了它的骨幹時，則槍頭向處自然是懸懸的鬼域了。

介紹「民主元勳」 周偉

今天，美國的撥華政策，事實上不僅助長中國的內戰，而且引致中國將全面分裂，使全中國的人民，對於美國政府的現行政策，引起了憤怒和反抗，然而中國的人民只是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對華政策，中國的人民並不因此而反對美國愛好和平民主的人民，和對美國的藝術持仇視或抹煞的態度。同時也不因此而而不願虛心去認識美國的民主歷史，從中去學習對於我們有用的經驗與教訓。因此，現在我想介紹的「民主元勳」這個劇本，正是將美國的民主運動歷史，表現在戲劇上最值得我们重視，也是最成功的作品。

「民主元勳」是個四幕七場的歷史劇，美國西德奈金斯萊著，候鳴皋譯。劇本的中心內容是描寫華盛頓時代首任國務卿，即美國第三任大總統傑佛遜一生爲民主而英勇戰鬥的歷史；在這鬥爭的全過程中，作者用嚴正而又簡潔的筆調告訴了我們，傑佛遜總統如何爲美國起草了獨立宣言，使移植到美洲來的人民獲得了自由幸福的生活，他又如何爲產生美國憲法的真正價值而主張修改選舉法，使美國人民真正獲得言論自由和選舉權，引導美國人民走向民主共和的道路，奠定了美國民主的基礎。作者非常熟練地寫出了那個時期的歷史事件，反映了歷史的真理，和歷史的發展相結合的偉大人物。

劇情的發展，圍繞着通過常制法案，和制定憲法這兩

魯迅全集出世的回憶

宜閑

魯迅先生的作品，對於我，是有這樣的功効的：

每逢我感覺着寂寞的時候，讀一讀它，我就不寂寞了。

每逢我情緒惡劣的時候，讀一讀它，我就精神清爽了。

每逢我對於自己胡里胡塗的時候，讀一讀它，我就能够知道我自己了。

每逢「無物之物」阻塞了我的思想的時候，讀一讀它，我就豁然貫通了。

對於我個人如此，對於中國每一個知識分子當然也如此。

當日本侵略軍打到上海的時候，上海文化界的朋友們，凡是走得掉的都

撤退到後方了，遺留下來的不是感覺着情緒惡劣，就是感覺着對於自己的胡

里胡塗。於是魯迅先生的作品成爲大家所迫切需要的精神食糧了。

魯迅全集的出版是根據於這一種需要的。

主持着魯迅全集的出版工作的是張宗麟先生。編校部分由許廣平王任叔

兩先生負責，出版部分由黃幼雄先生和我負責。發行部分則由陳明先生負

責。

許廣平，周建人，吳耀宗，沈體蘭，陳鶴琴，張宗麟，孫瑞璜，鄭振鐸

黃幼雄，胡愈之，馮仲足和我早就用小資本組織了一個「復社」，出了幾本

書，賺了些錢，刊行「魯迅全集」的資金，主要是靠發行預約集成的，同時

也動用「復社」的資金。

全集的編輯計劃，用魯迅先生前手訂的「三十年集」編目做骨子，加上

許廣平先生搜集起來的翻譯部分。依各書的性質分作二十冊。除卻一部分用

原稿發排以外，大部分是用初版本發排的。

許廣平，鄭振鐸，王任叔三先生是編輯計劃的起草者。起草完成以後，

經過了上海著作界諸友的審查，方纔正式決定。

個問題上，當時的反動勢力以聯邦派的首領，美國首任財政部長亞力山大·漢密爾頓爲代表，他利用了財政部長的位置，在通過幣制法案以前，盜用公款，收買舊紙幣，剝削人民以肥己。造成了聯邦派的貪污集團，使人民遭受到極大的損失。聯邦派爲了想操縱政權，不惜運用一切最卑劣的手段，發動反宣傳，造成了混亂的局面，和用皇家日報，極力攻擊傑佛遜，甚至以桃色事件去污蔑傑佛遜。萊盛頓死後，聯邦派就利用特權，想推翻憲法造成新式的獨裁國家，但是，人民不是隨便可以欺騙的，他們看得很清楚，誰是真正愛人民的，爲人民謀福利的，而誰又是愛假借民主來奴役人民，壓迫人民的。因而各洲的人民組織雄厚的力量，起來反抗不民主的選舉，一致擁護民主領袖傑佛遜，終于，真正的民主政治在美國獲得了偉大的勝利！

劇中的人物，在作者筆下沒有一個是概念的或多餘的人，可以說每個人物都是與全劇息息相關緊連繫和貫串着，尤其是傑佛遜這個凸出的人物，在他的一切動作，言語里面，我們看到一位崇高的而又非常富於感情的人的活躍形象。當他面對着政府的危機、反動派將要把民主共和國從人民手里奪過去的時候，他反抗，他們

從人民手里奪過去的時候，他反抗，他們

當時上海各大書店紛紛向後方撤退，留下來的沒有繼續出書，因此上海印刷業陷於休閑的狀態，排印和裝釘的工價都跌到最低的紀錄。紙張雖然沒有新貨進口，也還是價格呆滯。這就是「全集」成本低廉的主要原因。全集出版業務是在我的寓所樓下，「復社」辦理的。張宗麟黃幼雄兩先生天天到「復社」辦公，和印刷廠，裝釘作，紙號的營業員討價還價，我也幫同着跑印刷廠裝釘作看樣，因為我們受了魯迅先生的精神的感召，深深地覺得必須把全集印得盡善盡美，這才對得起魯迅先生，對得起我們自己。

我們對於印刷廠和裝釘作的技術要求是很高的。我們看了樣子不算數，還親自到工場去，看工人們在實際上怎樣做。如果在細節方面看到有些不當，就要工人們照我們的意見改一改。我應當在這里特別提及三個技術人員的名字。就是管理排版工程的徐鶴生先生，管理印刷工程的吳阿盛先生，以及管理裝釘工程的陳發生先生。他們三位都是在印刷界積有十年以上的經驗的，他們對於二十大本全集的生產過程，顯然都盡了最大的努力了。

不到四個月，魯迅全集的三種版本都出齊了。甲種紀念本重道林紙印，封面皮脊燙金裝楠木箱，預約價每部國幣一百元。乙種紀念本重道林紙印，封面紅布燙金，預約價每部國幣五十元，普及本白報紙印，封面紅紙布脊，預約價每部國幣八元。出書以後，陸續發給預約定戶，剩下來的不到幾十部了。

全集的錯字，誰都覺得比別的任何書籍都少，這也並不是出於偶然。唐毅剛斯囉兩先生志願擔任義務校對，在排版期間，天天到許廣平先生寓所的亭子間看校樣，最後的校樣則是許廣平王任叔兩先生負着校看的責任。全集中間有幾本關於古書輯述的著作，由精通古文的馮都良先生擔任着標點和審閱工作，也是出於志願投効的。

全集的紙型共打兩副，在上海淪陷期間，分藏在兩處安全的地方。最近全集再版本出書了，當然還是用初版的紙型印成的。

★ ★ ★ ★ ★

爭，而當反動派用造謠，侮蔑，陰謀中傷他個人的時候，他痛苦，他退縮，甚至向華盛頓提出辭呈，因為他是那樣的懷念他的故鄉蒙特山羅和他的亡妻。然而他更知道，如果因為他的辭退而讓獨裁者獲得勝利，剝削人民的自由，那他是寧願犧牲生命也要繼續為人民鬥爭下去的。因為他愛人民，信任人民的力量。他相信，只有人民自己管理的國家，才是最富強的國家。由于作者對傑佛遜這個偉大人物刻劃的成功，使我們看到作者對於藝術創作的理解和他的藝術才能是非常驚人的，在他的筆下，很生動的利用每個場面，每個細節，充分的表現出人類對於民主生活的要求。這種創作態度，正是作者忠於人民的民主事業，和忠實地反映歷史的真實，所以傑佛遜這個偉大的人物就像活的一樣出現在我們眼前，作者這種創作態度和表現的才能，是非常值得我們認真去學習的。

當我看完了這劇本以後，像是體驗了一次偉大的民主鬥爭；更重要的，我覺得這劇本給了我們一個思想上的結論，同時也是歷史的教訓。就是：只有真正是愛人民的民主政府，為人民謀幸福，人民才會擁護它。也只有由人民來管理的國家，才能富強。而美國應該走向那條道路，這本書也就說明出來了。

民主短簡

(事時詩篇六首)

黃寧嬰

給未來的聯合國大會

既然把會員國在非敵國境內駐軍的問題列入議程里，大家就必須秉承憲章的精神，來個公正而有力的決議！

無論怎樣，會員國在非敵國境內駐軍是絕無道理，除非那被駐軍的國家那麼卑鄙的甘願做她的奴隸。

也許真有那樣的會員竟不顧羞恥，一如拉客的野雞，大會應該開除她，因為她只是某會員國的殖民地。

中國的人民要聲明他們的國家是堂堂的獨立自主國，絕不容許任何違反民意的官派代表辱罵國體！

美國必須秉承憲章的精神，把駐華美軍撤回去！不然，爲了維護主權，人民的力量將不止於消極的抗議！

給陳嘉庚先生

向「壞政府」發砲的陳嘉庚先生，敬禮！
全中國的人民向你總看齊！

中國的工商界要向你看齊，
因爲他們給官僚資本和美國商品壓得就要斷氣！

國民黨的軍隊要向你看齊，
因爲他們被趕去殺自己人，結果自己當了砲灰！

中國的農民要向你看齊，
因爲征兵拉壯丁，征實搶穀米，老幼啃樹皮！

中國的知識份子要向你看齊，
因爲查封敵產的封條，竟也封上了他們的嘴巴和腦袋！

給駐美的顧大使

只要你肯把告全美軍團的話更正兩個字，
把「人民」改作「政府」，我担保不寫這首「零碎而單調」的詩。

真的，要美軍撤出中國和停止一切或明或暗的支持，
這非特不足以代表政府的情緒，簡直是促它早死！

真的，中國政府全體感激這種友誼的慷慨的打救，
使好戰份子深信大業可成，使獨裁的意志不受阻撓。

真的，正爲了所有的國家都應生活於「天下一家」，
因此中國政府便先將全國變成一家的天下！

顧大使！據我看來，你這番給友邦的謝意，
連不上海街頭上，「國際肚皮」送給他們的「E」！

給卸任的「行總」蔣委員長

「聯總」責備你本著「政治目的」辦事，你不在意，救濟品堆積碼頭，飢民與餓殍遍地，你不在意。

你只顧拚命設倉庫，養肥了一幫幫大老鼠，小老鼠，你只顧把救濟品密藏起來，由它腐爛，由它不翼而飛。

可惜你到不會把它通通都變作國庫的金子，試想「戴亂」費佔了財政支出百分之七十，你還要追索經費？

可惜你到底是書獃子，對美國侵權航權要提異議，試想老關今日已是惟恐招待不週，怎能不怨恨你？

唉，想不到先師孔老二的明訓：「學而優則仕」，竟給你一時的莽撞便丟了面子，招來自己的失意！

給要理解我的人

沒有那麼一個特定的偉人叫我必須崇拜，除非他確曾替人類創造了幸福的新世界。

沒有那麼一個特定的領袖叫我必須服從，除非他關懷羣衆的安危更甚於他的尊榮。

沒有那麼一個特定的政府叫我必須擁護，除非它是澈澈底底的解除了人民的痛苦。

沒有那麼一種特定的法令叫我必須遵守，除非它給我的不是縛束而是更大的自由。就算有一天原子彈想威嚇我，我也不怕，因為它要我死滅，它自己已經粉粉碎開花！

給挽留洋兵的術士們

胡說！什麼各黨各派均未反對美軍駐華，共產黨，民主同盟，救公黨，不聽收黨嗎？

胡說！什麼人民不應該反對政府的外交政策，美國的前商務部長不也可以抨擊政府嗎？

胡說！什麼美軍還在協助我國遺送日俘，美國官方不是聲明要搞好中國的內戰嗎？

聽我的吧：中國人民是阿斗，國民黨要做諸葛亮，如今的五虎將，比不上關、張、趙、馬、黃。

怎麼辦啦？難道今天的諸葛亮還跟千年前的一副模樣？他自然會向外拜個乾爹。這就是美軍駐華的真相！

（附註：報載本稱「外交界法學老耆宿」，我則尊之為「術士」，）

（十月一日在香港）



農 抗 會 長

金 帆

「減租減息」「退租退息」是解放區的一件大事，是動員農民和組織農民的原動力。一般由地主和佃戶開大會討論「減租減息」或「退租退息」的辦法，辦法議定後則照行。但是有些頑固的地主，尤其是有特務暗中勾結的地主，時常不願意實行；這就需要農民起來鬥爭，鬥爭的領袖是農抗會長。

阿漢仔把鞭放下
就去拿壁角放着的笠帽；
老婆站在廚房門邊
用油污的圍裙抹着雙手：
「怎麼？又要走了？」
飯團還在喉嚨！」

阿漢仔是農抗會長，
他每天都很忙。
那一天，鬼子打進鄉村，
連一只小雞也被殺盡，
大家都躲到深山中，
睡在樹葉上受凍了三夜；
直到游擊隊打了進來，
把鬼子趕走，才叫回他們。
好呵，游擊隊真會打仗！
好呵，游擊隊處處為老百姓設想！

於是阿漢仔，阿漢仔
便把自己耕田佬選為農抗會長。

阿漢仔是個結實的漢子，
年紀才不過三十左右；
二十多年來，他用手用腳
插在田野的泥土裏面；
泥土中長出青綠的禾苗，
禾苗上結成黃金的穀粒；
但穀粒却担到地主的家中，
阿漢仔只好常常緊緊肚子。
阿漢仔的爸爸是個老實人，
在田野上爬了一生；
他死時沒有棺材埋，
那時阿漢仔才幾歲。
接着媽媽又跟着爸爸的足跡，
兩腳一伸，拍到山崗上去。

阿漢仔記得，媽媽臨死時
會抽着一絲氣向阿漢仔嘆息：
「唉！阿漢仔，我們耕田佬
永遠都是受苦的……」

阿漢仔現在是農抗會長，
他別了老婆走在石子路上，
他要到鄉政府去見鄉長，
商量借種子來給大家開荒；
想起媽媽的話，他便喃喃地說：
「不！我們現在要翻身！」

於是他記起那天開大會
討論「減租減息」「退租退息」的情
形；
那一天，市場上的人真多呵！

那一天，草場上到處都是人的海嘯！全村的人都鎖上家門，集合在草場上來開會，媽媽抱着孩子，孩子拖着媽媽，伯伯扶着拐杖，老婆婆挺着背腰，年青的人揮着泥漿的手臂，一羣一羣地在那裏湧來湧去。那一天，部隊的陳同志也來了，那一天，鄉長也來了！鄉長帶着全村的地主慢吞吞地步入草場，那些地主額上閃着汗光。當陳同志和鄉長站在檯上，宣佈開會，說爲了打日本大家應該肚子飽，所以今天在這裏地主和佃戶都要和和氣氣來討論，討論一個好辦法，兩方都公平；於是，一個地主站起來，捧着大肚子，說窮人所以窮，沒有飯吃，是因爲他們懶惰，不曉得勤儉；接着，一個地主又站起，摸着下巴，說耕田佬應該多多地感謝地主才對，因爲耕田佬是地主養活的，因爲如果他們沒有田給大家耕，大家那裏會有米湯落肚子？

「呸！」許多耕田佬聽見便吐着口水，「呸！」許多耕田佬都爭着起來詛咒，詛咒地主是只會吃喝的肥豬，

只會坐在花廳中，抱着小老婆；詛咒去年借了二担穀，今年要還兩担五。

那一天，阿漢仔的血儘往臉上潮，那一天，他的心在胸脯砰砰地跳……

第二天，黑牛担着穀包，就去廖均伯家中，

要按照昨天雙方議好的辦法去要地主退回他納給過多的租穀；

第一次去，廖均伯關起新屋的大門，說他趁墟去了，不在家裏；

第二次去，廖均伯派人出來，說他已經沒有穀了，他的穀早已曬光，下季再打算；

第三次去，廖均伯叫黑牛進去，把手指狠狠地點着黑牛的額門，叫黑牛小心自己的腦袋，

如果那一天到來：「你們不得勢的時候！」

黑牛只好空手回來，不敢出聲，把穀包挾在腋下沒精打采！

耕田佬素來無勢力，被人欺負的。但阿漢仔是耕田佬的頭兒，

他站在禾坪上，四面是耕田佬，大家擠攏來問：「怎麼辦？」

大家哭喪着脸：「農抗會長怎麼辦？」阿漢仔，他的眼睛掃射着四面，像鐵錘打在鐵板上，堅決地說：「去！我們大家一齊來去！」

一齊地去廖均伯的家中，地主的家裏！去，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所有的耕田佬都一齊來去！

担着穀籩來去，背着穀包去，鎖上房門，連孩子也背去，

如果地主不給，好，就住在他們家中，叫他們煮飯來給我們吃！

那米原是我们的血汗，」

於是耕田佬呼嘯着，橋潮水一樣，

葦山遍野向地主家中湧去，於是廖均伯新屋的周圍，

和大門內，祠堂中，都擠滿了人，站滿了憤怒的耕田人。

「退租！退租！」一個响亮的聲音！由人海中衝出一可怕的聲音！

廖均伯嚇得臉色蒼白，終於打開穀倉，拿出米斗……

阿漢仔是耕田佬的頭兒，

他帶着大家

由廖均伯家轉到別家地主家中；

那夜，耕田佬陰暗的房中

第一次出現快愉的笑臉；
那夜耕田在黑暗的門前
忽然閃出一條光輝的道路……

阿漢仔走到那家，那家就有
溫暖的茶和親切的眼睛，
他知道，他現在正做着
爲大家翻身的事。

一次，隣家何老伯攏着白鬍子
去訪問阿漢仔的那間破泥房，
他看見阿漢仔正跟一位女同志
在講道理，兩眼閃着光輝；
那位女同志站起來，伸出大姆指：
「阿漢仔，真有種，硬嚙嚙的！」

有一夜，全村的青年
集合在祠堂中，要成立自衛隊；
來來廖家，陳家，楊家的那些地主
白天會滿口答應拿出槍枝，
因爲自衛隊是保護大家的家鄉，
有錢沒錢都一樣怕鬼子來搶，
但那夜，地主忽然變了卦
推說有事，不到來開會，
（一定有奸人在搗鬼）
弄到大家頭上儼濟了一盆冷水，
你望我，我望你，沒有表情，
漸漸有的溜出祠堂，說去小使。

有的却蹲在壁角，交頭接耳，
看看開不成會，組不成自衛隊；
阿漢仔，他走來站在大家面前，
阿漢仔，他恨得切着牙齒，
他罵大家只配洗老婆的尿褲
他罵大家應該有一窮挨骨頭，
於是，他握緊着拳頭，
憤怒地向牆上擊去：

「就是他們有錢人不來，
我們窮人也要幹……」
於是，他第一個把自己的名字
簽到自衛隊的報名冊上去，
於是幾十個粗黑的手
爭着去握簽名的筆……

阿漢仔，他是耕田佬的頭兒，
阿漢仔，他帶着窮人在翻身，
他說，游擊隊是我們的恩人，
他說，日本鬼和反動派一定要消滅；
他說，上黨的荒地大家要趕快去開荒，
齊谷那邊的田也不能讓牠再生草；
他說，河堤要修築，田渠要疏通；
他說，我們要邊替開明地主義務插秧
割禾，
爲了大家合作，打走鬼子建立新中國

他說，以後我們的孩子要有書讀；
他說，以後我們耕田人不准再有人來
欺負。

是的，那很遠很遠的北方，
據說，那裏原是荒涼的山崗，
那裏的人原吃着樹皮和草根，
那裏的官原像豺狼一樣，
但現在——哩，八路軍到了那邊
那裏頓變爲人間的天堂：
窮苦人由別人腳底下翻個身，
有錢人也不敢作福作威，
每家的餐桌上都有熱騰騰的肉，
每人身上都穿着簇新的棉火褲，
還有什麼「勞動英雄」，
叫人一想起心頭便躍躍欲動……

阿漢仔，他是農抗會長；
阿漢仔，他要去見鄉長商量開荒。
他一邊走，一邊望着北方的天空，
一邊走，一邊唱着新學來的歌曲。
風吹着他古銅色臉孔，
風吹着他快活的脚步……





小團圓

陳殘雲

黑骨球像一條命帶煞星的好漢，民國廿六年十月，討了老婆不夠半年，就被鄉長拉拉扯扯的迫去當兵。按理，一個還有老母的獨生子，不該被抽徵的，然而他好賭，又賭得沒張沒根；輸得面孔通紅時，回到家裡，又揪住老婆出氣。有一次，連太公的左輪槍都抵押了，母親吊了眼淚罵他一頓，他却乘勢把母親推跌在門角。因之，黑骨球在別人的眼中，是一個爛皮爛骨的賭仔，鄉長怕他攪得滿天神佛，不得了時就偷偷搶搶，於是，趁了這個徵兵的大名頭，巧妙地把她攆走。

起初，黑骨球是不服氣的，他想扯住鄉長湊一下然後逃走，但後來一想，覺得母怨妻恨，閒言滿村，呆在家裡沒有意思，也就帶着賭氣的心情，昂頭而走了。離家時，倒是母親哭哭啼啼，老婆睜着感情的依戀的眼睛，他却如同進賭場似的，放開大步離去這倒楣的門檻。

被遣發到一八七師的第二個星期，隊伍就離開廣東，開拔到南京去。在烏煙障氣的南京保衛戰中，他帶了花；後來在圍封，他過於英勇，幾乎又做了俘虜，其後在德安戰役中，他又帶花。再後回到樂昌，知道廣州和家鄉同時陷落了，他突然想到自己底老婆。

俟此之後，黑骨球經過無數調動和戰鬪，他參加過粵北大戰，和緬甸的孟德勒的守衛戰，前後帶了六次花，昇到了

上士班長，最後，却進了第八軍，日本鬼投降以後，却幸運地隨着隊伍回到廣州來。

八年遠別家鄉，又斷絕了訊息，黑骨球不免有些懷戀，但痛心得很，這次回鄉一看，倒使他心酸。家鄉變成了一片荒涼，自己底家給燒毀了，母親不知什麼時候死了，老婆又不知去向。他失望與痛感之餘，也就抱着惘然的心境，回到已經離倦了的步隊裡來。

此刻，黑骨球又隨着開赴東北的隊伍，來到九龍了。

此次北上，爲的是什麼？他是茫茫然的，據官長們的說是去打共產黨。打，對於他這一條爛命，他是不害怕的，可是，他不明瞭，共產黨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是日本人就得打呀，他想。而後來，大胆發告訴他，共產黨也是打日本鬼的中國人，他就有些不自在。昨夜，他跟大胆發到小飯館裡喝了兩杯燒酒，頭腦有些脹，出了門口，就不安地問：

「我們到了東北，還回得來麼？」

「你想着老婆是不是？」大胆發不照着他的話回答，却重重地拍一拍他底肩頭，取笑地說。

「丟，我黑骨球一條光棍樹，無枝無葉，想我『碌鳩』」

黑骨球用了重濁的口音，發氣似的，接後又平靜地說：「不過，離了廣東這幾年，回來了又走，心裡總不舒服，難道說，你大胆發就賣得脫廣東？」

「喔」大胆發怔了一下，把腦袋歪轉。實際上，廣東天氣溫暖，說話方便，熟人又多，他也捨不得離去的，只不過裝個樣子挖苦黑骨球。現在黑骨球這一說，他又有點說不出的難過。他沉吟了半晌，抹一抹漲紅的眼珠，又不自然的說：「當了兵，就賣了命，要你打就打，殺就殺，那能有自己的主意？」

「我真想——」黑骨球衝動一下，却又咽住了話頭。
「你想什麼？」大胆發驚愕地問。

「迷！」

「沒有錢，逃出來又怎麼辦？」

黑骨球默然。這是實在說，沒有錢，逃也逃不動。要在廣州，帶了「傢伙」倒賣得兩三萬元，但在香港，誰跟你買，黑骨球想了一通，想得面前一片黑影，於是，索性連想都不想了。

沉悶地走了一段路，黑骨球忽然轉了念頭，輕鬆地拍一下大胆發的腰骨，帶笑地說：

「到油麻地叫老舉去——」

「錢？」大胆發笑着問。

「還有「三雞屎」！」

「唔！有用！」

結果，他們到四方街裡呆看一陣，願望也落了空。但在暗影中，黑骨球倒乘酒意，挨了一回那個老妓婦的屁股，心胸也就舒暢了似的，回到營房裡，一躺就呼呼的睡到天亮。

今早起來，點骨球又有些莫名的悵惘。

一種難言的焦躁，盤繞在他心底裡。他在床鋪上無聊地拿着槍桿來擦，擦不上兩分鐘，又疲意似地棄着槍桿抽煙，

迷胡之間，他想到那個圓額扁鼻，乳房脹得發跳的小冤家。他想，那時候，他對她是有些過火的，她那樣都服從他，打她她也不回手，縱得重時也只是偷偷的揩眼淚。「唉……」想得出神時，他懊悔地嘆一口氣，直覺到自己似乎受到一些力量的資備。

然而不久，一種強烈的「英雄心」把他克服了，原來他是被稱為一位英勇的機關槍手的，他從來沒有不乾不淨的戀念。

這一個月，黑骨球活得有點苦惱，心情上充滿矛盾，一方面怕美國的船一開到，就得馬上離去南方，一方面又怕這樣挨下去，不知挨到什麼時候。他覺得自己真是個賤骨頭，開開蕩蕩，又是在這紅紅綠綠的城市裡，總有些厭煩，於是，每每在吃過晚飯，就跟大胆發到新填地看人家「賣武」，發發有錢就喝幾杯燒酒，但有錢的時候很少，所以，每次呆望一陣之後，又搔着頭髮走了。一個月來，就這樣無聊無賴的挨過去的。

某一個傍晚，黑骨球在旺角碼頭，意外地遇到一個擺煙仔攤的老婦人，模糊中似乎在什麼地方認識過，靠近一問，才知道是同村隔鄰巷的有才四孀，黑骨球乍然碰到親人，心裡有着難言的喜悅。有才四孀同樣地驚異了半晌，才又蹣跚帶紅絲的眼睛，歡欣地說道：

「哎喲……阿球，你回來好啦，你做了官長是不是？」
「做的是班長，受過六次傷啦……」黑骨球滿肚子的話，不知道從什麼地方說起，他想很快地把自己的經歷，告訴有才四孀，又想先問問老婆的去向，結果，却不自覺地說了別的話：「哦，四孀，你怎到香港來的？」

「蘇荷頭投降了，村裡還是亂麻，兵有兵搶，賊有賊劫，我那個番生女知道我活不下，才叫我來的。可是亞球，你離家日久，眼屎乾淨，看不見村鄉受苦啊……」有才四條一樣有著說不盡的心事，一開口就講不盡，似乎是十天十夜都說不完似的。

黑骨球性急，有才四條還沒說斷，他就不耐煩地插嘴問：

「我大娘怎……怎麼死掉的呀！」

「餓……餓得沒法子喇！」有才四條雖然變換了慘淡的神色。

「嘿！我的冤鬼不理會麼？」黑骨球悲痛地。

「她也算盡了孝道，可是一個女人家，兵慌馬亂，那能顧及得了？」有才四條用袖子揩揩眼角，像要滴淚的樣子。

「她……」黑骨球好像沒有勇氣問下去……

「她……」有才四條瞪着他，想說又不敢說。

「她也死……」

「不！她還活着——」有才四條默想一會，到底又說了：「她也來了香港，今天碰到你，好哇，你們兩口子團聚！」

「……」

「！」黑骨球心裡一陣熱，說不出話。許久，却又竊喜地追問着：「她怎麼活？四條。」

有才四條低頭不語，像有什麼秘密，不能當面宣佈似的。

「你說呀，她怎麼活？」黑骨球心急地催問着。

「去做婆媽！」有才四條故意謊騙他。

黑骨球感到滿足，又感到欣慰。覺得這個冤家還有活的力量。於是他讓望看到她，他想，自己從士兵昇到班長，又

是打勝仗的隊伍，人家都羨慕，又害怕；她看了看，自然是很高興的，說不定又歡天喜地的給他一點私積錢。可是一想，覺得用女人的錢是丟臉的，當這幾年兵，走了那麼多地方，打了那麼多仗，還給女人小親麼？黑骨球想得自己在老婆面前，會有無限光榮，因此最後，他懇求有才四條帶他去找她，有才四條說是離不開煙攤，只允替他約她在後天，在此地相見。黑骨球隨之滿胸舒暢，一個死亡了的希望，從此在心坎中復活。

當晚，撞着大胆發，就又輕飄飄的喊道：

「喂，大胆發請你飲酒！」

「你荷包乾蒸蒸，請我條耶！」大胆發笑着，帶着輕蔑的口氣。

黑骨球走到他跟前，親熱地拍一下他底肩膀，又快活地道：

「告訴你，我老婆來了哇！」

「你老婆從閩羅王寶殿回來喇……」大胆發有意愚弄他似的

「你不信，和你打賭！」

「賭什麼？」

「賭兩磅牛腩粉，半斤雙蒸酒……」

「哈！你黑骨球臨出發，也做一場大夢！」

黑骨球爲要叫大胆發相信，就把剛才碰到有才四條的事，明明的說一遍，大胆發也就轉了態度，替他高興。最後，大胆發玩笑着他的頭頂，說：

「當心又戴了日本仔的「綠帽」呀！」

黑骨球戲謔地，搥了一下大胆發的胸脯，然後帶笑地跌在自己的睡鋪上。

又一個黃昏，彌敦道上的電燈還沒有亮，黑骨球換了一套洗過的軍衣，滿面快活地走到有才四孀的面前。老婆還沒動，他却耐心地等候着，隨即買一包杜魯門牌香煙，抽了一枝來點燃。從這過小動作上，可以看出黑骨球內心的急躁。

「就來嘞……」有才四孀似乎看出他心情的熾熱和擺動。

「她……她會認得我麼，四孀？」黑骨球奇怪的問。

「夫妻同床同被，那會不認得？」有才四孀發笑。

「才半年，就離了呢……」

說着，一個女人從廣東道的拐灣處轉過來，黑布褲藍衫皮底拖鞋，走路走得很遲鈍，腦後拖着個團抹過「團花」的「月餅髻」，眉毛很粗，鼻子一樣扁，臉色黑中帶黃，却擦得很乾潔，似乎是刷過番規的。但眼色與神態，充份現出了疲倦的生活的鞭痕。

黑骨球定神一看，看出這便是八年前的冤家，心裡又喜悅，又疑惑。他看出她的裝扮和神色有點異樣，不像單單替人家當婆婆。那女的也就像往日一樣，畏怯地瞟他一眼，沒有表情，便低着頭，行到有才四孀的旁邊。

「四孀……」她帶着內存的欣悅，低叫一聲，這叫聲，似乎是包括黑骨球在內的，但在習慣上，她和別的女人一樣，從來沒有叫過丈夫的名字。

「四孀……」黑骨球想說話，又想不出要說的話。

「菩薩托賴，你們夫妻團圓哩！」有才四孀張起缺牙的咀巴笑着。

「噫……」黑骨球依然說不出話。

女人斜着眼睛看他一會，看見他耳根有一塊疤痕，想問

，又不敢問，呆默了片晌，又對有才四孀：

「今天你輪到公價糖麼？我擠了半天也擠不到！」

「輪到了，又賣去了。」有才四孀不經意地回答。

「公價煙仔？」黑骨球順勢說。

有才四孀不按着話頭說下去。望女人一下，又望黑骨球

一下，會意地說：

「你們夫妻難得山水相逢，談長說短，你們自己去說呀

，我要做生意。」

「我請你去喝茶，四孀。」黑骨球笑着，表示自己的好

意。

「我不去！」

「去囉……」女人故意催促她。

瞎扯了一陣，有才四孀推辭着，黑骨球和女人，於是半

行半喊的，向上海街走去。

街道的燈火，照得人們的臉孔發青又發紫，黑骨球和女

人，從光亮而熱鬧的上海街，轉入了暗淡而又僻靜的窩打老

道，黑骨球原來有很多話要對女人說的，却又無從說起，想

來是一個煩惱。

「你當這幾年兵，剩得幾個錢麼？」結果是女人無說話。

「剩得一條爛命就算好彩了，那有錢剩！」黑骨球慚愧

地。

「當兵當得好乾淨，老母餓死，老婆不顧！」女人忽然

壯着胆子罵他。

「受了六次傷，你還罵……」黑骨球有些發氣。

「不打死，就不算好漢！」

「打死了，你就去嫁人，是不是？」

「你不打死，我去嫁人，你也管不着——」女人全不示弱

，這使黑骨球出乎意外的。接後她又道：「八年來，不寄半個字，誰管你是生是死？」

「只讀過半年書，那會寫信？」黑骨球啞着性子解釋着。

「沒口齒叫官長寫嗎？」

「嘿，叫官長寫信，他又說你想回家，挨坐禁閉呀！」

女人不再辯，似乎覺得他沒有錯。這之間，黑骨球轉口問她：

「這幾年來，你怎麼過活？」

「說也說不盡，餓不死，就是累天磨垢……」

「那現在呢，在什麼人家裡當……」

「打皇家工的……」女人說得很自然。

走到了火車橋底，越加靜，黑骨球突然想到，在油壘地摸過女人的屁股，心裡有點衝動，現在，很想伸手去摸她，却又有點胆怯。對自己底老婆，原來是不該胆怯的，但大約是隔別得太久，生疏得似乎不屬於自己的緣故。

「過了幾天，我又到東北打仗！」想了一陣，黑骨球又苦悶地告訴她。

「又打仗？」女人疑惑着。

「是的，去打共產黨……」

「什麼時候打完？」

「不知道！」

女人不再追問，好像知道自己的命運是註定了的，不會希望寄在黑骨球的身上，即使終生是那麼卑賤和苦痛。

倒是黑骨球自己又悶又難過。他對他的遠行，完全不表示意見，他覺得奇異的，倘若真的這樣走了，她，她……

長久的不愉快的沉默，黑骨球帶她回上海街，到一家小飯子裡炒粉，又喝了點燒酒，有幾分酒意，發了女人一陣脾

氣，女人不回嘴，臨分手的時候，他還氣怒地：

「我打死了，你就嫁……」

「啊！你發神經？」女人不明白地。

黑骨球回到營房，聽見大膽發拉起大喉唱粵曲，心裡像有什麼燒沸着似的，生氣的躺在床上。

隔一夜，女人又在九龍塘找黑骨球。她告訴他，有才四

四嬌叫他到家裡住一夜，有事情和他談，他於是請求連長幾次，又託排長去說，把得到特許，請了一晚假。

有才四嬌住在新墳地街，是四樓中的一個床位，女人却住着一個只容得一張木床的廁所房。但爲了怕丈夫發覺自己的秘密，她說這房間是有才四嬌的。

小房子不通風，又翳又熱，燈泡昏暗得像一枝蠟燭。黑骨球進來之前，同居的女人都睜着怪異的眼珠，以爲是一個「客」，後來知道是女人的丈夫，也就有些羨慕，黑骨球穿得像個官長，神氣十足，引得女人們的竊竊私議。

有才四嬌跟黑骨球談了幾句不關痛癢的話，就藉故溜走了，女人隨即關了房門，給黑骨球倒了杯濃茶，體貼似的說着：

「你肚餓麼？」

黑骨球搖頭，向房子四壁，和女人的身上打量一遍，便解了鞋子和外衣，倒在床上。這樣的高床大枕，簡直是一種享受，許些年來，他都騎地舖，而且糞堆半欄都騎過，那兒會想到這樣舒服？偶然一想，他又厭惡了自己的馬一樣生活，於是一個「逃」的想念，又在心裡發動。

相當時間的靜默，女人扭熄了電燈，在丈夫傍邊躺下。

一種慾念，一種人性的溫暖，在黑骨球的心靈中蕩漾着。

「當兵當到老？你……」忽然女人冷冷的問。

「不當，又怎麼？」黑骨球摸不着頭腦。

「做咕哩，拉車，收買爛銅爛鐵，擺街邊，不是活得着嗎？」

「唔……」黑骨球默許着，不說話。

其間，門外的喧嘩的女人聲中，有一種粗濁的男人聲音，慢慢地黑骨球聽得清楚。

「老藕蘇，喂，丟你老藕蘇！」

接着聲音之後，有些低微的聲音在攔阻着，聽得出是有才四條。

「攔住這佬就裝裝扮扮，喂，老藕蘇，你出來！」聲音在咆哮着。

黑骨球有點突異，陡然想起老婆的名字叫「蘇女」，於是他立刻到那種罵聲，和她的關聯，他不禁冒起火來，用力的一拍她的大腿叫着：

「是罵你麼？」

女人不聲不響。

跟着有人敲門聲，敲得很用力，聲音又繼續着：「丟你老母，土頭土腦也賴賬，你不出來，我挖了你的鵝眼睛！」

黑骨球心裡明白，氣憤憤的走去開門，接着說：

「那個臭契弟拍門？」

「你老豆——」一個穿黑膠綢衫褲的，滿臉「牛王」氣的青年，指着自己的鼻端，自負地答：「入鄉拜土地，入屋拜門官，你懂得規矩？」

「這是我老婆的房間，你不走，我捏斷你的頭！」

「嘿，你老婆，一晚老契就老婆，有這樣大的「水盤」？告訴你，這個是我老婆，識趣點，就放下利市錢，不識趣，

連你的底褲都剝掉！」

黑骨球氣得耳根漲紅，一把抓住那青年的胸襟，連忙搵了幾拳，搵得青年捧住小腹呼叫。

「丟你屎眼，我黑骨球在炸彈林鑽出來的，你不識人！」

最後，黑骨球鬆了手，狠狠的罵道。

「老友，明晚相見——」那青年不服氣地回答一句，却帶着陰氣的神色，匆匆地下樓去。

黑骨球氣沖沖的折回房裡，扭亮了電燈，把女人重重一推，推到牆壁角。

「原來你幹這種好事，丟！」

女人不流淚，睜着悞惱的眼睛望着他。

黑骨球又怒又苦痛，穿回鞋子想走，女人却賭氣地說着：

「你，黑骨球，天下第一個好漢！」

「你個臭貨，我沒面目見人！」黑骨球性地踢她一脚。

「老母餓死，老婆養不活，你的面目好光彩。」女人心頭一硬，揚起面孔說。

「你還口硬，我把你槍斃！」

「槍斃？好，你槍斃呀，不槍斃，就不算好男人！」女人賭氣地，雙手拍着胸口，靠貼着黑骨球的肩膀：「你打呀！」

「你……」黑骨球氣得眼珠通紅，想狠命地打她幾拳，却又縮住手。

「我做人做得心淡，死給你黑骨球看……」

你……你一定要吃這碗飯麼？」黑骨球沒法硬下去，有些心軟……

「是我甘心吃這碗醜飯？你放開心腸想一下……」

「你不幹，行不行？」

「有吃飯，就不幹！」

黑骨球無可奈何，慢慢地又平靜下來，女人做老舉，是一種絕大的恥辱，但自己贏去了這麼多年，無嘗無信，又沒有寄過半個錢，實在對她不住，因之一想，不免有些氣惱與內慚。

一陣無言的懊惱，又縮回床上睡覺。

一個熱鬧的長夜，幾種複雜的思想在黑骨球腦裡旋轉，他珍貴自己的英雄行爲，却又有不能克制的生活慾念。而結果，還是英雄夢破滅了，他厭倦了軍隊，厭倦了打仗，從新決定了他的生活方法，想着，他疲倦地躺着了。

天亮女人忽然又問黑骨球：

「你一定要打仗去？」

「你別管我！」黑骨球帶着一股「隔夜」火氣，苦悶的瞪她一眼。

「我管不着你呀……」女人溫順中帶着尖利的語調：

「不過，我問你，你要打仗，還是要夫妻情份？」

「我去打仗，就夫妻情份都斬斷麼？」

「不斬斷，還不是拖了我，誰曉得你去了，還有命仔回來不？」

實際上，黑骨球昨晚已經想準了的，女人一早起來就嘮嘮叨叨，只有增添了他心裡的煩亂。於是談吐間，他不耐煩地叱罵女人幾句，又粗粗的似罵似說的，道出了自己意欲，才又平和地轉了語氣道：

「有才四孀在家？我有話問她……」

女人會意，隨即出門去，把有才四孀叫進來。

「四孀，你這床位可讓給我住一下麼？」黑骨球衝口說

道。

「怎麼呢，你……」有才四孀有點疑惑。

「我要逃，不當兵了！」

「你不當兵，好啦，你們兩口子有粥食粥，有飯食飯，倒是患難夫妻啦……」有才四孀高興地，嘴唇噴出涎沫。

「可是，你要我這個床鋪幹什麼？」

「不是我要，是一個朋友要。」

「也是逃的？」

「是的，他叫做大胆發，我們好像結拜兄弟，」黑骨球的臉色被窗外的陽光射照着，映得通紅又興奮的樣子：「我們一起逃，一起活，他氣力大，我想過，我們都將在旺角碼頭挑東西！」

「不用挑，到街市擺東西賣……」女人快活地插嘴。

「但隊伍沒有開，還要躲一下，所以四孀……」

你叫大胆發來就是啦，問長問短不好聽。」有才四孀爽地。

黑骨球望着女人那雙淡淡的小眼睛，不再說話，一種彩色的希望，像從那雙小眼睛跳出來似的，他的心在陽光淡照的柔靜的空氣中發跳。但他一想到，以後的日子，並不像在軍隊裡吃現成的，而是需要自己的兩手賺來吃的時候，他心裡就漸漸感到有些茫茫的了……

一九四六·十·九龍



鼓裏的人

胡明樹

才天亮，爲什麼又黑了呢？這是什麼世界？

一陣狂風吹來，二姑娘忙關上了窗戶。她明明記得，那清早起來，曾做了些什麼。她一清早就覺得，今天翻了風，也許要下雨了。「勝利」後八個月來，托祖宗的福，張姓一家人平安地過着日子。誰知一跨進了這五月，不幸却就在今天輪到她的家了。她明明地記得，祖母，煮熟了早飯，叫父親起來早膳的時候，她就起床了。她開好了豆漿饅頭，父親就拿起了木槓，趁着潮水正起，划了小艇去割半草去了。她的父親叫張三利。家里還有一位婆婆，一位姊姊，一位弟弟。弟弟在鄉下親戚家讀書。一家人全靠那三條母牛活命。幾年前，鄉下鬧大飢荒，張三利就率領一家人到廣州來，由於五舅父的幫忙，租下了這家房子住下，並且從鄉下帶來了那唯一的母牛，過的是搾奶的生活。後來終於發展到養了三條母牛。五舅父做的是米生意，三年前大轟炸，把他的舖位炸平了，他的財產變爲烏有，他灰心地回到鄉下保守他那最後的家園。去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他非常歡喜，把那最後的財產的園地也變賣了，得了一筆款子，回到廣州準備重振旗鼓；但朋友們告訴他，米生意決不可再做，米價一天天下跌，一定要虧本。他沒了主意，只得同人家合股走水面，第一水賺了些，第二水被艦軍劫掠，只三個月，就破了產。眼巴巴的看着本價自八百元漲到了三萬。正正米價突破三萬大關的那一天早上，他昏倒了。一直到現在，他未起過床，他變成癡癱症了。在他身邊，只有一個八歲的孫兒。張三利對於這可憐的公孫二人，是無法不負起照顧之責的。

此外還有一位表姑婆寄居在他家里。她常說：「人算不如天算，天算不如時運轉！我這樣的年紀了，還要受這麼大的磨折！最後一次逃難還幾乎在廣西喪了老命！兒子在軍隊里，說是日本鬼子投降了，教我先回廣州，待他請得「長假」就回廣州接我一道回鄉種田去。他籌得一筆錢，打發我回來，還吩咐我不要囤貨，他說百物從此下跌，做生意一定虧本，所以回到廣州後，我死攪着一萬塊錢不敢用，如果囤米呢現在至少有一千多斤米了！可是，唉，誰知今天却變成了乞食！天天站在浸信會的前面等施飯！唉，青標那猴子，九個月了不見回來，連消息也沒有，說得好好的，母子一齊回家種田去，可是……」對於這位表姑婆，張三利也不能看她白白餓死。像只有三條母牛的張三利家，要養活這麼多人，的確是件困難的事。所以他顧不得親戚面子了，教她和五舅父的孫兒三弟，每天去等那一碗的施飯，以減輕他的負擔。

二姑娘做通了牛欄里的工作，就回到廳堂里打掃。她的兩袖高高捲起，長辮子塞在髻後，像一個髻子，這說明了她正是到了出嫁的年齡了。表姑婆一見了二姑娘，就要重述她那一套聽厭了的話。她正在感嘆「人算不如天算，天算不如時運轉」的時候，一位郵差忽然出現在門口，索的一聲遞下了一信就走過去了。二姑娘把信拆開，知是弟弟在鄉下寄來，她讀着信，忽然「呀」地一聲就停了口。

「什麼事呢？」表姑婆這問道。但二姑娘只看了看她，沒有說。這事正與她有關，但是却非瞞住她不可。弟弟的信說，一位逃兵說，表姑婆的兒子青標確實在內戰中陣亡了。

「什麼事呢？」表姑婆又追問道。
「沒有什麼，小弟弟來信，又是說要錢！」二姑娘避了表姑婆的眼睛，佯作掃地，暗暗地爲她流了淚。鼻涕也跟着流下。她醒着鼻涕，被表姑婆看見了。

「今天有點翻風，二姑娘，不要又着了涼呀！」

「對啦！已經着了涼啦！還是趕快加件單衣吧！」她乘機跑回房里，躺在床上。她覺得表姑婆太可憐，簡直像是睡在鼓里！在過去的兩個月間，她費了很大的苦心天天在想法騙着五舅父，用「米價跌了，米價跌了」，來救治他底病。今後又得天天想法瞞住表姑婆，不能讓她知道她的兒子陣亡的消息。

二姑娘住在鄉下時，僅讀過二年書，現在天天要替五舅父讀報，實在是一件吃力的事。還是她聰明，想了一個瞞過他的辦法，天天買回一份香港報回來唸給他聽，說米價又跌啦，指着香港的米價給他看：一元四角一斤。跌啦！跌啦！又跌到一元三角了！其實呢，聰明的她只不過把報紙的一元五角的「五」字控去，再補上了一個「三」吧了。這個心理辦法，居然使得五舅父的病日有起色。他有時也免不了要發些議論。他說：「二妹，你知道米價能由三百元回跌至一元三角的原因麼？我告訴你吧：蔣主席已經來過廣州啦！你不信麼？報紙沒有說麼？但我猜得一定不錯，他是秘密地來過了，于是把奸官嚇壞了，立刻把米價壓低了……我猜的一定不錯，他是愛護廣東的，他他不愛護廣東麼？他的出身地正是廣東呀！……」對於他的這些議論，二姑娘忍不住要暗笑，她還常常暗地里稱他爲「鼓里的人」。

她回復了常態，一邊梳頭髮，一邊行到了表姑婆床的邊。表姑婆正在穿針穿不過，遞了過來要她穿。她穿好了又

還給她。表姑婆正又要繼續補衣時，三弟却拿來了竹筐子促她一齊去等施飯。她於是拿了一個破口盅跟着三弟出門去了。臨走時她還回頭來對二姑娘說道：

「二姑娘，那位鼓裡的人大概又要叫你去讀報了吧？」
二姑娘沒有答她，只悽涼地看着她的後影：又一個「鼓里的人」！

祖母一早就在屋外的額牆上糊牛糞餅，糊完了，就又噴手擄了幾塊牛糞乾回到屋里，是準備用來燒米水餵牛的。她告訴二姑娘一件事：今天是她母親的忌辰，她的二叔也是同一天。一個可怕的形像出現在她的面前：三年前的一次大轟炸，母親和叔死在離她不及一丈遠的地方。許多坭塵蓋在她的身上……祖母提議，今天殺一個雞爲兩個死者做忌辰，二姑娘自然不反對，因爲反對就連一頓雞肉也沒得吃了。不過如要她燒起香燭跪拜一通的話，她可就諸多辯論的。這並不是她不迷信，而是她的父親原是一位基督教徒，平時很反對祖母這一套的。

正商量間，姑丈進來了，手下挽着一掛燒肉。他是一位米商，近來正是好景氣，今天特爲孝敬岳母而來的。他一進門，就是「又漲了！又漲了！」的感嘆詞。姑丈是一位健談的人，聲音也很響亮，一坐下就東拉西扯的一連串，簡直像是在演說。當他正欲報告米價的時候，二姑娘就翻起了食指在自己的口前一豎，禁止他說下去。他這才忽然想起後樓的被蒙在「鼓里的人」。他有一種脾氣，愛在朋友面前訴冤，把自己說成怎樣怎樣困難。就是在岳母的跟前也沒法改去這習慣。「難了！難了！」他感嘆道——「我活了五十歲了，沒有見過這樣的世界！媽媽呀，你見過麼？不能的，一世人都不能見一次的！我說，這是天意！中國的災氣未盡，所以還

有內戰，還有飢荒！這是最後一次難關哩！沒有被日本鬼子殺死的，現在得由中國人來殺死，得由飢荒來餓死了！在中國，報紙也說呢，將有三千萬人要被餓死，唉，三千萬人，在歐洲，十個小國合起來才有三千萬人呀！打不死，殺不死，說不定就會霍亂死，鼠疫死，肺癆死！昨天就有一位學生被吉普車碾死！去年到處失收，今年又偏偏苦旱，直到清明之後不能開耕，到夏初，說不定還要來一場水災的！到十月還有漫長的日子呀！到十月沒會被餓死那才是奇蹟！……」

「對啦！」一直在聽演說的二姑娘，聽到這里才突然插嘴道：「昨天我在河邊洗衣服，看見三位學生在扒艇，他們這樣唱道：我們的子孫之子孫將要驚奇，我在三十五年是怎样過活的？米千元一斤，饅頭百元一隻！填人一品當朝，好人却是「土匪」！打勝仗的「失敗」了，打敗仗的托福得了「勝利」！「勝利」者反受「失敗」者的氣，「失敗」者比「勝利」者養得更肥！五元鈔票買不到東西吃，百元關金滿天的飛！同胞呀同胞，什麼時候才是我們的真勝利？……」

說到這里，二姑娘忽然想起她還有很多事要做，就拿了一張昨天的香港報走向後樓，準備唸給舅父聽。唸了報，他還要到隔壁「竹心店」去破「竹心」的，那些竹心是爲了做線香和蠟燭用的。她和她的姊姊都各做一些私家工作來積蓄些零用錢或陪嫁錢的。她的姊姊是常常跟着斜對面的黃太到車站守夜，爲了購買兩張車票作爲黑市票賣出。這種收入是比破竹心更可觀的，但二姑娘怕捱夜，所以一向安於破竹心。現在二姑娘到了後樓，不見了舅父，很是驚奇，向床下找也不見。他能到什麼地方呢？兩個月來，未下過樓的。她心忡忡的跑回廳堂來，却在門旁找到了他，他似乎在偷聽姑丈的談話，他看見二姑娘來了，這才踏進一步，出現在門口的

中央。這被姑丈和祖母看見了，不覺驚奇地站了起來。

「哦哦！舅父！你全好了哩！」

「是的，我全好了！左臣。」

二姑娘把他扶到了廳堂的床上坐下。（表姑婆的睡眼與工作的地方。）

「怎麼，左臣，米又貴了麼？」大家聽了他的話都忽然不安起來，以爲他知道了，那就非準備棺材不可了。但左臣却從容地說：

「一點子，小意思吧啦！」聽了他的這句話，大家才又釋然了。

談了些閒天，他忽然提議要同左臣作「竟日談」。得到了答應，二人回到後樓「啜茗而談」了。

二姑娘伸了個懶腰，就在表姑婆的床上躺下了。但忽然，一位戴着太陽眼鏡的大模大樣的青年闖了進來，一見了祖母，就指着自己的鼻尖說：「我是姓梁的，我是這間屋子的主人，我回來看我的屋子……我準備收回我的屋子，我要搬回來住……幾年來，我跟着政府走，現在回來了，我還要道究幾年來的租金。」

「你，你這位先生，」祖母說：「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事？你是政府先生，來調查戶口的麼？查過啦！」

「婆婆，你不懂，不要亂說呀！牛頭不對馬嘴的！」二姑娘說。

「噢！青年除下了眼鏡，發見她站在床邊。「你就是二姑娘麼？你說我的頭是『牛頭』呢還是說我的嘴是『馬嘴』？」

「不，先生，我不是說你，我說我的祖母！」

「我知道，你說你的祖母，自然也把我聯在一起：如果你說她的頭是牛頭呢，那麼就是說我的嘴是馬嘴；反過來呢

就是說的頭是牛頭了……唔咳，二姑娘，我早就知道你們，黃太早就向我介紹你了……我知道的，你們養有三條牛，做的是牛奶生活……是晚上……呢？還是早上……怎麼不答我？怕羞？唔！我明天就要搬回來住啦！一見生，二見熟，怕什麼羞呢？我還可以天天跟你「牛奶」呀！他得意忘形地，伸出了兩手在二姑娘的胸前亂舞，做着一棟一放的姿勢，二姑娘退了幾步。

「你這位先生！一祖母看得發了火。「不得無禮!!!」
「怎麼叫無禮？你們明明做的這種買賣！你們是做什麼勾當的，我難道不知道麼！我難道貪了你們什麼便宜不成！有交易不是一樣要出錢的？你們「賣黑市」，我或許比別人出得更高……」

「我承認，我家的姑娘，曾經三更半夜的到車站去守候，去賣黑市車票，亦不過窮之過吧了！當然，窮人有什麼志氣呢！」

原來那位所謂「黃太」的女人曾經對他說過，築南下街二十五號的張姑娘也常常去賣黑市票的。他把「姑娘」和「黑市」聯在一起想時，就聰明地認為那一定是「私娼」了，所以他竟冒充了屋主想來調情，那知一見了二姑娘就滿心歡喜，一心要佔為己。臨走時，他說：

「警察局可以證明，我是這屋子的主人！」

★ 表姑婆和三弟在浸信會的門前排隊，等到十二時才看見那些老爺載來了一車的飯。他們不立刻分飯，他們要替難民拍一個照片。表姑婆怕被登在報上，太羞恥，所以把三弟的竹筐戴在頭上，擲被一位老爺用拐杖撥落地上，她罵了一聲發瘋，就連飯證也被奪去了。她哭哭啼啼，說要找青標，走

到河堤，她又說要跳水，三弟只得拉着她的衣角。正在這個時候，張三利撐着小艇，劃了滿船的牛草回來，看見堤上有女人的哭聲，而且看來甚似表姑婆，他泊了船，跳上岸，正是她。問三弟，才知是被施飯老爺欺負。他于是和三弟連扶帶拖的把她挾了回家。這件事，惹起了全家的騷動不安。連姑丈和五舅父也下了樓。

當表姑婆的啼哭正告了一段落，剛那位青年又帶着一位警察來了。他一看見張三利，就指着自己的鼻尖說：「我是姓梁的，我是這屋子的主人，這位警察可以證明。我明天就要搬回來住，你立刻空出一個房子，給我打掃打掃！聽見了麼？」

「我不認得你，我從來沒有同你發生過關係……。」
「可是，你今天非同我發生關係不可了！……我跟政府疏散到後方，現在又跟着政府回來了……我說追過去你會同誰發生關係？」他說着，挺胸闊步地走向二姑娘，向她閃着鬼眼，忽又走到屋角，眼睛注視着那一大包米：

「哈哈！囤積居奇嗎？奸商！來！」他向警察看了一眼，警察走近去。「拿回去報案！」警察提了米包走了。他又挺胸闊步走近桌邊，把桌上的信拿起，然後除下了眼鏡，在讀信：「父親大人……吓！連豬也稱起父親來啦！……陣亡了……阿哈，又死了一匹螞蟥！青標？一匹螞蟥罷了！……」

「說什麼？你——」表姑婆跳起了床。「青標怎麼？一匹螞蟥……」
「米這麼貴了！已經打破了十萬大關了！這些螞蟥們不死還待何時！」青年把信一搓，擲到角落裏了。
「喂喂！」五舅父不平地說：「你不是在說夢話的吧？」

(轉入第四十二面)

關於文藝上的普及問題（討論提綱）

文藝協會 港粵分會 研究部擬

普及，是大眾化的具體內容之一，自從在「文藝問題」里被提出以來，引起了廣大文藝界的研討，現在已經逐漸得到明確的一致結論：它是我們今後文藝運動的基本路線，同時也是我們作家今後的主要創作方向。在這裡，關於理論上的問題，我們以為毋須再作解釋；但關於實踐上的問題，我們打算提出一些簡略的意見，希望能夠作為總會在推行這件工作時的參考資料。

A 普及問題的緣起

- 一、大眾化是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的總方向，是新文藝創作實踐的一個歷史指標。而普及，却是大眾化的首要要求，是到達大眾化的切實和唯一的途徑。
- 二、普及，是提高的基礎。普及及不是通俗，不是落後現象的遷就，不是藝術水準的降格，不是創作實踐的偷懶。普及及不祇是形式問題，而且首先還是內容問題。
- 三、普及，不祇是作家的創作實踐的問題，而且包含着作家自我改造的問題。——接近人民，改變自己的生活態度，獲致大眾的思想感情，等等。
- 四、普及工作，根據其本身性質，

是一種人民工作，一種羣衆工作。普及，不僅僅是一個創作口號，而且首先還是一個運動口號，普及工作，必須通過衆多的文藝幹部，才能更廣泛更深入地開展；更必須通過廣大的人民，才能產生提高的效果。由於人民直接參加普及工作和創作實踐所以能夠使得作家與人民，人民與作家打成一片，收到互相提高的效果。

五、普及工作，在其發展的過程中，必然關涉到人民文化水準的提高，經濟生活的改進，民主政治的實現等問題。普及工作不單是文藝運動一個綱領，而且也是民主運動的一綱領。它是民主運動的一環，影響於其他各環，而又為其他各環所影響。普及工作的發展，將加強民主運動的擴大；民主運動的擴大，將做成普及工作順利發展的條件。

B 普及工作的做法

這里可以分為運動上的普及及工作，和創作上的普及及工作兩部份。

甲 運動上的普及及工作

如上所述，普及不祇是一個創作問題，而且還是一個運動問題。唯其在運

動上，普及才能展開其廣大和堅實的基礎；而且在運動的過程中，創作的普及實踐才能得到真實和決定的考驗。我們的具體做法可以分做下列幾項：

- 一、發動組織各種民主的文藝社團（小組），特別是各地的青年文藝社團（小組）——可以是隸屬於文協之下的，也可以是獨立的；可以重新組成，也可以利用既有的各種社團（小組），特別是業餘的青年人民社團（小組）。
- 二、通過聯絡或組織的關係，使農村的教育機構，教育工作者，智識青年，開明人士直接間接的幫助普及工作在當地發展。
- 三、組織農村中與工廠中的文藝研讀小組。藉着與通過這些小組，使普及的刊物直接傳達到人民大眾中。同時這些小組，又可以作為作者與讀者（羣衆）交換寫作意見（對作品的批評和寫作方法的討論）和工作經驗的一個基層機構。
- 四、培植和提拔青年文藝幹部，特別是工廠通訊員。——此點已詳於本建議另一專條下。
- 五、建立文藝通訊網，特別是農村

通訊網。——藉着和通過這網，與各地文藝青年經常保持密切的聯絡，從而發生工作上與組織上的關係。

六·開設文藝講習班。——此點已詳於本建議書另一專條下。

七·出版普及刊物。——自然越多越好，倘受人力物力的限制，則每個分會至少出一種，帶着最大限度的地方性，就具體的條件普及及工作的開展。其內容尤須對當地低級趣味的書刊和色情文學作品澈底的鬥爭，以爭取廣大的小市民。它本身不祇僅僅要成爲羣衆的讀物，而且還要成爲當地作者的讀物；因爲它內容不祇僅僅表現民主運動的樣貌，而且以其自身指示出普及的創作實踐的方向。

八·發動普及及創作的競賽并設置優秀普及創作的獎金。

乙 創作上的普及工作

如上所述，普及不單是一個創作問題，而且是一個作者自我改造問題；不單是一個形式問題，而且是一個內容問題。所以，創作上的普及工作，可以分爲兩部份，用熟語說起來就是「文人下鄉」和「文章下鄉」。前者是作者的自我改造問題，後者是創作的普及問題。

一·作者的自我改造

1. 號召文藝作者投身民主運動，

投身社會戰鬥，儘可能參加文藝——文化以外的各種工作和各種活動，以豐富常識，熟習業務上的技能；從實踐中加深對黨生活對政治的認識，并煽旺戰鬥的感情，從而捨棄各種新式「象牙塔」及旁觀者的態度。

2. 號召文藝作者走進人民，走進羣衆，走進農村。——接近人民，了解人民，獲取人民的觀點和感情，改變自己的生活態度，從而決然斬斷小資產階級的和知識份子的尾巴。

3. 發動文藝作者自我再教育，發動對於各個文藝作者和作品的再估計。

二·創作的普及

1. 關於內容的：要求高度地反映廣大人民的現實生活，傳達人民的痛苦與歡樂，提出人民的抗辯和要求。反黨訴，反奴役，反悲觀，反墮落，我們要求呼號的，政治性很強戰鬥的，樂觀的，向上的東西。

2. 關於形式的：(甲)改造舊形式，——除了爲着完成簡單的宣傳任務之外，對舊形式我們不主張利用而還主張創造。(改造舊的創造新的)「舊瓶裝新酒」這說法是一種機械論，現在應該改正過來。形式與內容是互相作用互相影響的。一定的形式表現一定的內容，一定的內容要求一定的形式。舊的

落後的封建文藝形式，如果不加改造的話，必然妨礙新的現代的民主生活內容的表現。所謂改造，即帶着創造的意味。例如北方的新秧歌和新民謠就是改造舊形式的輝煌成果。在今天，由於抗戰八年來人民生活基礎的變革，我們已經有了改造舊形式的前提條件。

(乙)創造新形式——新形式亦即所謂民族形式。這是一種最適切表現中國人民的思想感情，鬥爭姿態，生活風貌，而爲中國人民自己喜聞樂見的東西。它要求「五四」傳統的發揚，要求舊形式的改造，要求民間形式與歐化形式的批判吸收。民族形式并不排斥歐化亦即國際化，雖然它帶有自己的特殊面貌。中華民族現在走上了國際舞台，人民大眾的現實生活有了新的變動。這就是我們吸收國際文化的基礎。(丙)運用方言。——爲了最真切最靈活地表現各地人民生活風貌，必須運用各地方言，但以豐富與充實現行的普通話，而不妨礙新的統一的國語的形成爲原則。可是由於漢字的限制，這一問題將難得到澈底的解決，除非在已實行中文拉丁化以後。中文拉丁化是中國語文改革的最重大的問題，它的影響實在不祇及於文藝的普及工作，但在這裏却打算詳述了。

愛倫堡談美國作家

K. S. 樓支亭作
陳 適 懷 譯

當我畢竟會見了愛倫堡的時候，愛倫堡對我說，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僅有的真正地偉大的文學在美國產生了。他凭在一張椅子上，面對着我，在抽着煙。他不時拾起一塊木頭的玩具和移動玩具的頭部，對於我的問題，嘲笑似地說：「是的」或者「不」。旅館的小房間人太擁擠了；所有角落都堆滿了皮箱，沒有搬去的早餐的餐碟阻塞了那門。雖然地方有限，朋友在來回漫步似要找地方歇足的。在房間裡，女書記儘在忍耐地坐在那裡把關於計劃和佈置在用電話打出去。

「偉大的美國作家」，他用流利的法語繼續說道：「海明威，福爾克尼爾，戈爾特威爾，史坦倍克，像所有在美國的小城市的摩大一樣。他們的清潔的力量和外國情調的散文對於一般的與美國作家所產生的與美國大眾所讀的沒有關係，像在小城市的大街上的摩大一樣對於包圍了牠們的單層房子一樣。」在歐洲，我們可以沒有摩大火樓——他喜歡這種類似——「可是我們更有兩層，三層，四層，甚至於八層的房子。在法國和俄國，有較低水準的更好的作品。例如任何歐洲的雜誌；牠是比此地的定期型的雜誌好些了。此地的大眾的日當的文學食糧是可憐的：只要看「生活」(Life)及其他類似出版物的流行就可證明。你們的最大的問題是提高一般的人的教育水準，這樣一來，他能够和會讀偉大的作家的作品。」

「爲什麼愛倫堡選了這些特殊的作家當作我們的最偉大的呢？是不是因爲關於一般的人他們寫得這麼好的呢？」豈不是嗎——他對我們作了一個稀有的微笑——「除了一般的

人還有什麼可寫的呢？例如，假使不是那樣的話，契訶夫寫過什麼呢？」

在這四個他稱讚的作家當中，有沒有特別性質的文體呢？他答，他是一個著述家，不是一個批評家，但，當然海明威，創始了他已經這麼美妙地完成了的一種「藝術的對話」的型式，令到讀者相信人民正確地那樣講法的。有人一度問過他是否受過海明威的影響。他答道：「當然囉，那是顯明的，沒有一個讀他的書，而不受他的影響的。況且，一個作家十分應該地被各事物和個人影響的。他觀察他所看見的各件事情和各人的。」

我問到偉大的四位作家在蘇聯的流行問題。他說，關於他們，海明威是最爲人熟知的一位。他的作品爲全體蘇聯作家及許多的人民所愛讀的。史坦倍克及戈爾特威爾，亦有廣大的讀者，可是福爾克尼爾，不幸地，仍然沒有被翻譯過來。他希望的一種可憐的缺陷是會修補的。在福爾克尼爾的著作中他所發見的最不平常的東西是他的關於中心人物的小心的分析；他處理他們是十分特殊的，他深思熟慮地替讀者批評和分析他們。

在蘇聯，現行的文學傾向如何？愛倫堡說許多書現在正在寫着——但在戰事的期間，沒有那麼多時間來寫作的。在戰爭的幾年期間，少有創造性的散文的作品，文學的出產品主要是詩。但附加說道：「我們沒有時間去創造文學，我們不得不要保護牠。」例如他，整個戰爭的幾年都在前線沒有中斷過。他的秘書曾經一度計算過，在那期間，總計有三千

「這篇文章的出產。」

這位蘇聯作家的主要人物說，今日兩個最重要的蘇聯作家是M·蕭洛霍夫和V·格勞斯曼。蕭洛霍夫正在寫著一本書，叫做「爲了土地的糧食」，格勞斯曼正在寫著一本小說，叫做「人民的命運」。兩人的作品已經譯成了英文。蕭洛霍夫的「明日的種子」和「靜靜的頓河」，格勞斯曼的「不潔亮夜」是美國的讀者們所熱知的。

他們的現代的作家，或者古典的作家，哪一種較爲廣闊地爲蘇聯年青人閱讀呢？他答：「古典的作家，屠格涅夫，契訶夫，托爾斯泰。我問道：『沒有杜思退伊夫斯基？』不，沒有那麼多。他們的口味，杜思退伊夫斯基是有點過於病弱的了。甚至於我的愛好的小說，「罪與罰」，也不讀嗎？當他答覆時他微笑了，「不——不讀的，由于現下房子的缺乏。不讀「罪與罰」是更好的，除非一個人有兩個房間，一間藏書，一間給自己用。那書安置在房間，你怎麼能夠到床上去睡覺呢？唉，在蘇聯目下要得到兩個房間那是不可可能的。」

當他回到蘇聯去的時候，他會寫到美國嗎？他答道：現在不。他終于會寫些關於美國的小說的，但是現在他繼續在寫着在到美國之前開始寫的長篇小說。他站起來把他的塞滿了紙頭的簡單的箱子給我看。那就是他。他處理在戰爭幾年期間的平常人的個人的命運。他是一部長篇小說，包括着從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的時期，發生于法國，俄國，及在戰鬥着的前線。他對沙士比亞抱歉，因爲竊取了莎翁的書名，他亦叫做「暴風雨」。

當我離開的時候，我表達希望他會再來。「哦，是的。」他對我保證了。他非常喜歡這種，他一定會再來的。

(譯自「新共和國週刊」)

(接第二面)

坐待「勝利」之外，就是抗戰陣營中起了分裂，統治集團的日益腐敗，大後方的遊蕩泛濫，黑暗重重，而許多在抗戰初期參加戰地工作的文藝工作者，也被迫得失掉崗位，甚至關進集中營裡；所以在這個時期，報告文學也就跟着消沉下來，再加審查制度的一剪刀，使黑暗的現實，不許報告文學透出一絲的暴露。所以在這個時期，與其說報告文學的消沉，倒不於說報告文學者正堅持着忍受這不屈的鍛鍊。因爲報告文學的主要精神：是緊站在人民大眾的利益方面，來反映強烈的政治鬥爭；來報導事實那真實；來批判暴露反動者的腐敗黑暗。所以在這個時期，除了反映出敵後人民英雄的戰鬥，和他們新生的民主生活的色彩之外，在大後方，我們是看不到一篇表現真實的報告文學的；這就明了報告文學在不容許它反映現實的時候，就只有沉默，因爲在全世界的新文學史頁裡，從來就沒有向反動派歌功頌德的報告文學的。

當然，這種報告文學的沉默，也說明了許多文藝工作者爲了團結，顧全大局，甚至有幾分妥協的傾向；但這些都是抗戰時期，和創作，出版不自由所造成的因素。可是現在抗戰結束了，爭取團結，顧全大局，和要求和民主的血淚，反而被好戰份子的烟硝火藥曬乾；被獨裁專制的魔手撕碎，而人民却深陷在新侵略者統治的刀鋒劍戟之下，被搶劫，轟炸、殺戮、囚禁、饑餓、鞭撻、死亡，那麼，我們報告文學者還能沉默嗎？不，不，現在的中國，是比抗日救亡的時期，來得更加危殆了，起來，報告文學者舉起我們的筆，深入農村，都市，兵營，工廠，社會的各個角落，傳出人民真實的呼聲，迅速地報導這個舊世界、舊社會新侵略者統治的罪惡和他們的滅亡吧！



人·詩人·詩和歌

呂劍

——兼答彭森生，余筠二君——

有這樣幾個問題，擺在我們的面前：今天的詩人們應該寫什麼人寫作？寫些什麼？怎樣寫法？又，詩人們對於自己應該怎樣做法？

這樣的問題，在什麼時代都會產生的。但由于時代之不同，每一時代中的階級要求之不同，答案也就很不一致。現在是人民的世紀，在這時候提出這樣的問題，就要有一套與過去完全不同的新的看法，新的答案。我不可能解答得很正確，很充份，很好，但我願意在這篇短文中簡單的試答一些，供作詩歌工作者友人們的參考，并以自勉。

關於第一個問題：為什麼人寫作？就是說，詩人們的讀者對象是哪些人呢？

這問題其實用不着我來答覆，早已有人解答了。為什麼人寫呢？毛澤東先生明確說道：為人民大眾，為工農兵。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為着工農兵，第二是為着小資產階級。（《文藝問題》）毛澤東先生特別指出，重心是在工農兵。因為只有工農工——人民大眾，才是歷史變革運動中的主力軍，這也就是人民世紀這一詞的基本精神的所在，它肯定了歷史發展到了這一階段，即從個人主義的「人」時代到了集體主義的「人民」時代，那麼，我們不為這主力軍服務，此

外，難道還有更好的前途嗎？同時，高爾基也老早解答了這一問題了，他在有名的「文化的主人翁們：站在哪一邊？」一文中，曾勸告那些「文化人」站到前進階級的一面來。何謂前進階級？就是人民大眾。因此，為了人民，這是我們的基本立場和原則，從這基本和原則出發，我想是必須的。

小有產出身的詩人，如果說：「我誰也不為，我為自己！」那就糟糕得很；因為他雖然這樣說，其實已不得人家讀他的詩，而人們正要從苦難、死亡、內戰中求生，誰可有閒工夫去欣賞他的「偉大作品」？我們應該記得某些人的說法，不要上了他們的當，他們說，從來沒有階級文學，只有「民族文學」。但那「民族文學」其實就是為他們少數人服務的文學，而決不是為一個民族中的大多數的人民大眾服務的文學，他們想用籠統的「民族」一詞來掩蓋「階級」的存在。但事實是這樣，自從社會分成階級以來，壓迫階級就要要求為他們服務的文學，而被壓迫階級當然也要要求為自己服務的文學，於是分水而治，壓迫階級的就成了「廟堂文學」，而被壓迫階級的就成了「民間文學」，而民間文學常常被迫不易生存，於是成了「地下軍」，然而依然奔湧不息，廟堂文學反而常常枯萎，不得不常常向地下軍求救。這也就說

明了爲人民寫作，和民間詩歌結合，以至走向人民詩歌，才是正大光明的出路。

但所謂爲人民大眾，也就是爲詩人們自己，如果詩人們不自絕於人民，不把自己置於人民羣衆之外或之上，爲了人民，豈不也就是爲了自己？所以這里只有依靠人民，才不是自私，才符合人民歷史發展的規律，如果你以「也就是爲了自己」爲藉口，就大搞其「自我抒情」啦，「雲啊月啊」啦，與人民的要求無關痛癢，那就還是自私，而且不單是自私，簡直還是損人而不利己。爲人民，是以和人民共呼吸共哀樂從而共歌唱爲基本準則的。同時，所謂爲了工農兵，也常因地域之不同，而有不同的爲法。譬如在解放區，一切是爲了鼓勵人民組織人民去保衛新的土地，使新的生活發展的更快樂，更美。而在這一邊，就是爲了使人民更加醒覺，組織力量反對黑暗統治，使人民得到解放，人民的生活得到改進。

第二個問題：寫些什麼？

第一個問題可以解答第二個問題。爲什麼人寫作？爲人民寫作。既然要爲人民寫作，那就不能寫反對人民的東西，不能寫與人民無關東西。寫些什麼呢？寫人民的東西，寫人民需要的東西，寫人民迫切需要的東西。答案就是這樣簡單。譬如：人民在內戰中遭受苦難，我們就要以詩爲武器，揭發內戰的本質和罪惡，反對內戰，呼喚和平，控訴苦難。人民在反動政治下遭受壓迫，我們就要以詩爲武器，揭發這反動政治的本質和罪惡，呼喚民主，瀝利反動，反抗壓迫。把人民生活中的切身具體問題指出來，並且解決，把人民的要求，願望，想法，鬥爭及其鬥爭特質等等，都表現在詩里，舉凡一切如何使他們走向醒覺，如何提高他們的勝利信心和鬥爭熱情，如何使他們更趨於團結的東西，都是要得的。

要說出人民心中的話，人民羣衆才要你的。這也就說明了不只形式是人民的文學形式，而內容尤其須是人民生活的內容，而如掌握了這內容，也就可能掌握表現這內容的合適的人民的新的形式。道理就是這樣簡單，但說很容易，實際做到却需要詩人們的更積極認真的努力。

這是說：寫些什麼？寫你應該寫的東西。寫你作爲人民中一份子，或作爲一個人民詩人應該寫的東西。應該寫——這在一個詩人說，就成了一種責任，一種義務和權利。而假若承認了這個「應該」，也就願意去盡這種責任、義務和權利。有人也許要說，你是一個智識份子，就寫智識份子的東西吧！或者說，我只能寫這樣，而不能寫那樣；或者說，這固然不是應該寫的，但還沒有成熟，我不願寫；或者實備說，你本不應該寫人民的題材，結果寫了個四不像，但你如果寫知識份子的就一定寫得好。但何者該寫何者不該寫呢？何者爲好何者爲不好呢？這要一般人民大眾來批准的。但說這些話的人是誠實的，可是他除開忘了那對人民——也是對自己——的責任之外，還忘了一個變革過程，學習過程。小孩子一從娘胎里出來就會走路的嗎？不會的，是從會爬，會站，到走得不像樣，到走得很好的。把他按在床上，不要他下地走路，則一輩子也不會走的。詩人們的初期創作，也許很幼稚，很不像樣，但他只要真心學習，一定可以從幼稚到成熟，從接近於人民本色的歌，到真正人民本色的歌的。另一面，如果固執已見，「智識份子就智識份子，又怎麼樣？」那就糟透啦。當我們沒有「陽春白雪」的時候，有「下里巴人」也好。從「下里巴人」，經過努力，是可以到「陽春白雪」的。那時的「陽春白雪」，就不是一個二個在那里搖搖擺擺去了，那時，一定如繁花落開，多得很。

這就證明：爲人民寫作的爲字只是指一定階段的過渡而言，到一定時間，就會出現人民文學的。我們所要的就正是人民文學，我們必須從爲人民的文學走向人民文學——走向人民詩歌。到一定時間，民間文藝軍，是「地下軍」了，它將成爲真正的主人，而且將永遠是主人，絢爛發皇，永無窮。

怎樣寫法？——這是提出的第二個問題。

這也是解決了的。我們只須提出幾個前提就明白了。上面指出，我們爲人民寫作，爲人民該寫些什麼。既然承認了這一點，那麼一切做法就應以人民的實際情況出發，不能無根生葉，無的放矢。由於一般人民的文化水準比較低（不是他們自己願意如此，而是幾千年來封建統治愚民政策不准受教育的結果，人民窮，生活沒有餘裕等，也是原因），我們要寫得通俗（並非庸俗），明朗，直接，生動活潑，逗人喜愛。過去那種少爺小姐的扭扭捏捏，吞吞吐吐，不健康的作風，應該一下子拋掉。也許有人以爲通俗就不是好詩，令人不懂的才是好詩，但這意見我們却未便承認。由於一般人民沒有長工夫，少閒空，我們就要寫作短的詩，小詩。表現一種道理，說明一個問題，千行萬行固然偉大，但也一定非千行萬行不可。只要寫得好，可達到效果，十行一行亦未嘗不可，杜甫的「石壕吏」，「兵車行」諸詩，妻多非的「生命誠可貴」一詩，也不過幾十行或幾行，但那內容的豐富，政治性的強烈，熱度及其直接性，要使我們的「長詩」詩人有愧色。由於要人民大眾易於接受，我們必須用人民的語言——他們言語的詞彙，腔調，旋律，風味等——來寫詩，用充滿了豐富的地方色彩地方情趣的方言土語來寫詩，這樣，不但可以擴大人民文藝的源泉，滿野芬香，豐富我們的文學，而

且也可以使不認字的老百姓接受，通過各種場合，直接運給他們，朗誦給他們。「詩人們的詩和歌，可以不是寫在紙上的「文字」，但必須是用耳朵聽的言語和歌聲；不必訴之於目，但必須訴之於耳；必須訴之於耳，同時受之於心。」（拙作：論詩歌軍團）。由於要人民大眾易於接受和愛好，我們應該利用人民的文學樣式來寫詩，譬如民間謠歌，鼓詞短曲就可利用，但我們不是原封原樣的用，我們可以取它們作爲血液，擴大它，變通它，改造它，通過這種滲合昇華過程，創造出新的風格。由於要打破知識份子的小圈子，擴大詩歌的天地，使人民大眾易於看到，我們也不一定印成書本，我們可以寫成「標語」（我想，當年瑪雅可夫斯基寫的標語，有些恐怕並不像中國式的普通標語，而是詩的標語），貼在牆上，像壁報一樣，貼在牆上；如果和畫家商量，配上圖畫，使意義更鮮明，使形式更引人，所謂詩畫並茂，那就更好。我們也應該使我們的詩易於上口，便於誦唱，容易記住，並且可以和音樂工作者密切的合作——詩和歌，還只是詩歌。我們似可提起注意，我們需要大量的陶行知式的詩，田間的街頭詩式的詩，馬凡陀式的詩，及這樣的詩作者；而且超過他們。（各地刷刊上通常發衣一些民歌式的小詩，打油頭，口頭詩，是很容易使人接受的，也可以發展它們）。在「論詩歌軍團」一文中，我曾說：「詩人們要有不怕『降低』藝術水準，不怕人家奚落和澆冷水，而且有胆量去爲人民服務的精神，……詩人們應該有自信有魄力通過這條路闖過這條路去創造自己的風格。」

我們這樣搞法，也許有人不喜歡，不贊成，責備這不是藝術，但誰又會反對過藝術？詩總應是詩，誰也不會反對詩。我們是要水準高的藝術的，我們原是恨不得立刻就有千千

萬萬的拜倫，普式庚在中國地面上降生的。但問題是，實際情況的要求是：現在不是要「錦上添花」，而是要「雪中送炭」。常四萬萬人都享受不到或不能欣賞到「詩」，就是有一二位「大詩人」在大街上或田間小徑上搖來搖去，相信這樣的詩人對於他的同胞也未必是怎樣的光榮，與他們有什麼血肉相關？中國的詩人們目前寫下了「低級」的詩，要受得住委屈，為人民服務而受點委屈，不是應該的嗎？倘使你能真正了解為人民服務的重要，那麼為人民而寫，就不會覺得有什麼委屈的事了。魯迅先生還說「俯首甘為孺子牛」呢！如不能投合少數人的口味，那是沒有什麼關係的；我們與其「投合」少數智識份子的口味不如投合一般人民大眾的口味。在現在的某些偏向之前，我們倒是應該強調革命的為人民的功利主義的。而且所謂的「高級」和「低級」，也還可以有這種理解。——有時，在智識份子看來是高級的，在老百姓看來未必是高級，有時，你的技巧雖高，但與老百姓毫不相干，那麼，「高」有何用？你的表現手法也許淺顯，但為老百姓所愛好，我們也就承認它是高的。總之是，看是站在哪一個角度上評判就是了。

最後一問：詩人們對於自己應該怎樣傳法？

這里也只能提出幾個原則談談。

首先，我們要求：走向詩人，同時必須是走向人，或者說：人應先於詩人。若用一個公式來表明，那就是「人——詩人」。「人」，真實的「人」，這是第一義的。而這個人，就必須是人民的人，民主的人，具有人民性格的人。同時，我們要求的是「人詩統一」。就是說，人民的人，民主的人，人民性格的人，他寫的詩，將是人民的詩，民主的詩，人民性格或民主性格的詩，——詩性格，民主性格。舉個例

子，如一個詩人，口喊革命，而行為却不革命或反革命，口喊民主，而行為却不民主或反民主，那就要折扣或要不得了。一般說，智識份子的口比他的腿走得快，但他是否走走，是否誠心誠意在走，在進步，是可以考核出來的。何謂進步？進步，這就是意味着一個人的傾向的箭頭指向何方而言，指他的改造過程而言，指他的發展歷程而言。

其次——但還應該有更明確更大的意義才行。什麼傾向？走向人民的傾向。什麼發展？向人民大眾發展，什麼改造？在人民羣中求改造。在今天，知識份子必須走向人民，從落後的小資產階級上升到廣大的前進工農階級。這就是發展。拋去落後階級遺留給我們的不潔的殘餘，而吸收了人民階級的新的精神血液，壯大自己，這就是改造。詩人們必須有決心，有勇氣，敢於吃這改造過程中的考驗的苦，要經過這一段煉獄。譬如我們前面說：「要說出人民中的話」，「要唱出人民本色的歌」，而你却不走向人民，不是人民中人，或在人民之上，不了解人民，不知道他們的感情，愛好，思想，要求，一天天在進步發展中的感情，愛好，思想，要求，又怎能「說出人民中的話」和「唱出人民本色的歌」呢？又譬如說，要用人民的言語寫詩，要利用人民的文學樣式來寫詩，而偏不懂人民的言語和人民的文學樣式，又怎能寫出人民受好的詩呢？又譬如：「為人民服務」，而却站在人民之外，那服務的成績，也就可想而知了。「不到水中去，怎能學會游泳？」可見到人民中去，學習改造，是必要的。而所謂到人民中去，自然以真正參加人民的生活鬥爭為最好，如其暫時不能做到這樣，那麼，參加人民共同事業實行精神改造，慢慢到達應到達的理想境地，我想也是可以的，但最低限度不要連這一點也加以「拒絕」。總之，在今天

，搞通思想，切實行動，是時候了。衝破自己，改造自己，提高自己，是時候了。

同時，詩歌工作者要講團結。在今天，在民主與反民主的對立這樣鮮明的今天，我們有一個團結的標準，就是，凡是反對民主的，要民主的，都要團結在一起，今天他要民主，我們就團結他，明天他不要民主，我們就反對他，嚴厲地反對他，這個團結也應該不分流派，不分成名的詩人或未成名的詩歌工作者。我們必須放棄關門主義與「宗派主義」。——不分流派，是因為仍可互相影響，共同爭取進步，改造；不分成名與未成名，是因為可以互相吸引，互相策勵，共同研究。況且，我們一定要無數的青年詩歌工作者。他們寫不好是不緊要的，不好可以進而為好的。有些人看了詩就搖頭，好像必須是「杜甫」才有權利寫詩，千百個習作者都是「杜甫」才行，這是膚淺和無常識，要知道杜甫在中國也不過才出了一個呢。在團結問題上，我們也要站在大的立場與原則上求統一的，許多枝節的小的問題，可以在善意的批評之中求解決，批評是重要的，沒有批評就不可能指出弱點，好好進步，鞏固團結。而自己陣營中的求團結，求進步，是為了解反對共同的敵人，打倒共同的敵人。

六月二日，詩人節作。

作者註：這篇文章是為了「中國詩壇」的詩人節紀念號寫的，但「中國詩壇」被迫停刊，這篇文章也就壓了下來。現在「文藝新刊」編者索稿，無新作應命，再拿它出來發表，恐怕已成「老生常談」，沒有什麼興味的了。但我還是希望由此而得到朋友們指教的。

（上接三十三面鼓裏的人）

不然就是睡在鼓里！明明是一元五角的米價，你怎麼說是十萬大關呢？」

「我看你才是真的睡在鼓里，一元五角是香港的米價呀！誰不知道廣州今天米價突破了十萬大關？」

「香港？……廣州？……」五舅父兩眼朝天，好像在問天似的。「廣州？十萬大關？……」他頹然倒下。大家都手足無措。

「哈哈！」那大模大樣的青年更加大模大樣地笑了。「又死了一匹螞蟥！」

「哈哈！」表姑婆也忽然大笑了。「阿呀青標！是你嗎？誰說青標是一匹螞蟥？誰把青標作一匹螞蟥地殺死了？是你嗎？你，你，你！」她狼眼似地怒視着他，手指指着他：

「不錯，就是你！你，你！」

「瘋子！瘋子！」他說着拔步便跑，眼鏡跌在地上，破碎了，他也不回頭看一眼。

★

二姑娘明明記得，她一清早起來，做了些什麼。好像還是一刻鐘之前的事。但又好像渡過了幾年似的。她坐在房裏，覺得害怕，她以為日頭已經快落山了。一陣狂風吹來，她忙閉上窗戶。

才天亮，為什麼又黑了？這是什麼世界？

五舅父被蒙在鼓里，表姑婆被蒙在鼓里。

我們何嘗不是被蒙在鼓里？是誰？把我們蒙在鼓里的呢？欺騙我們的，瞞着我們的，是誰呢？拆穿了那個蒙人的鼓吧！讓我們看清楚這是什麼世界！

二姑婆忽又推開了窗戶，風吹動着她的頭髮；屋外已經變得漆黑了。



沒有眼淚的城市(散文)

黃葯眠

這裏是一個美麗的城市。特別是在夜裏。假如你是從海上來的，老遠老遠你就望見那橫列在那水平線上，一顆顆連綴着的珠光。那是珍珠之城呀，人們會這樣說。假如你是乘飛機來的，一眼望下去，你會看見那廣闊無邊的海正在擁抱着珍珠結成的燦爛的花朵，一艘艘的船，像是黑色的魚，口裡卸着一顆顆的珍珠，向這裏朝拜。

如果上岸來一看，誰也不能否認，牠是富足的，雖然戰爭停止才不過短短的一年，但爾爾裏已塞滿了貨了。印度的絲綢，澳洲的毛絨，裝璜美麗的英國香烟，閃耀的金屬器皿，透明的玻璃製品，各種新出的化妝品。這美麗的模兒向行人俯笑微首，驕傲着自己身上披的時裝。

一到下午，那些貴婦們，那些舞女，那些神秘女郎，那些專門做出生意的女子，那些導遊，那些浴室的女伴

館的女侍，全都從沉酣的夜生活中醒來，她們穿着時裝麗服，爭奇鬥艷，在大街上遊來遊去，有些是舉止華貴，披着偽裝，有些是眼睛時時斜睨，全身噴溢着異香。誰是貴婦，誰是笑女郎，簡直就難分別清楚。她們從到頭脚，從外到裏，除了她們的軀壳還殘存着中國出品為記號以外，真可說是全部接條了「西洋文明」。至於男，子呢除了那些苦力不算，工人不算，除了那些面黃肌瘦的人不算，所有的人都是紳士，頭髮梳得光光的，皮鞋擦得亮亮的，衣領洗得白白的，領帶打得挺挺的，說話的時候，唔唔然，還模倣着外國人說話的鼻音，只要你會說幾句外國話，你的骨頭馬上就會加重三斤，你面上的毫毛都要增加五分光彩。

誰也不能否認，這裏是一個富足的，美麗的城市。但是假如你在這裏住過一、二個星期那麼就會漸漸覺得寂寞起來

這裏的嘈雜的聲音漸漸使你疲倦，這裏的班駁的顏色漸漸使你厭煩，這裏的單調的生活漸漸使你不耐。這裏的人，貧苦的，已貧窮到喘不過氣來，貧窮到把日子懸垂在沒有希望的空中，而有錢的人又似乎都缺乏文化的修養。抽鴉片，打麻將，玩女人，似乎是最好的消遣，而看賽馬，看打足球，到舞場裏去跳舞則又是洋化了的紳士們的生平最值得驕傲的事件。他們沒有崇高的理想，沒有偉大的志願，沒有豪邁的氣概，沒有智慧底企求，英雄底愛慕，在他們看起來賽馬場的騎士乃是了不起的英雄，球場上的選手乃是出色的豪傑，如果有賽狗，那賽狗場上的狗，乃是了不起的動物，甚至也許比人類還要偉大。

這裏是資本主義的社會，這裏沒有什麼等級，但有錢的是站在一邊，無錢的又是站在一另邊，這裏有着無形的界限。一切都是商品，一切都是買賣。女

人們之所以打扮得這樣如花似錦，不是爲了真的要美，而是打扮美艷些，然後能够做得更好的買賣——比方能够找到更好的僱客，更有錢的未婚夫，更慷慨的店主之類。

如果你看見一對青年男女，或在樓頭並肩地倚着欄杆，或在花園裏携手散步，或在海濱石凳上唧唧私語，你們一定以爲他們都是沉醉在愛的幸福裏，感覺到羨慕。然而假如你有機會去窺聽一下，那你就立即會失望，因爲他們當中十之七八，不是在談論着月亮，星星，美麗的黃昏和穆塞的詩句，而是在那裏商討條件，或者各運用着巧妙的語言，試探着對方關於交易誠意。

這種一切都是現實的，沒有感情的。一個人笑，那並不是不表示他心裏面的歡快，那只是一種禮貌或者爲獲得對方高興的一種手段或者是一種誘惑，使對方變得更加慷慨，即是說爲了在交易上獲得更有利條件的一種姿態。一個人發怒，那也並不是說他心裏真的生氣，那只是對對方的一種威脅，對對方的一種壓力，對對方表示我實在有足夠力量來抵抗，以此來獲得力量上的均衡，來做一次比較有利的買賣。

一切都是商品，一切商品都是在市

場上平等的，越能够賣錢的就越有價值，於是天才的智惠，不如舞女們的脚趾，更不如賣淫婦的微笑。

對誰都是機會均等的；只要你有錢，（不管你的錢是怎樣來的，不管你是一個無賴漢）你便立即可以走入華貴的飯廳裏，沒有人敢於向你攔阻。相反的，人們會向你有禮貌地鞠躬，女侍會向你微笑，香檳酒會爲你而開，音樂會爲你而奏，燦爛的陽光，美麗的花架亦都爲你而存在。只要你口唇輕輕地動一動，立即就有許多人的手脚爲你的幸福而忙亂，只要電話上一個吩咐，立即就可以完成宮殿華麗的設備給你安設。即使你破口說出粗野的語言，人們亦會洗耳恭聽，把他紀錄下來當成輪音聖諭。

至於那些善良的小職員們，整天都爬在公事桌上拿着定量的薪水過着單調的生活。在年輕的時候，滿腦子閃爍着虛無的希望和幻想，一天過一天在無聊的小圈子裏打轉，等到年紀逐漸大了，負擔一天天加重而收入則是差不多一樣，天天所看見的是那一間狹小的公事房，那幾張辦公桌，那個幾張面孔，那幾副打字機，到了月底，還是那幾張爛鈔票，年數大了世故越趨越多，一切希望都幻滅了，一切創造的熱情都被壓碎

了，於是漸漸變得頹唐，變得無聊和沒有生氣，有些是到酒館裡去找尋強烈的刺激，有些是到戲院裏去找尋愚蠢的笑料，有些是回到家裡嘆聲歎氣毆打妻子，但是也有些性格比較強悍的人，他們從投機賭博，冒險中，找到刺激並企圖從這裡面找到出路，找到幸福。誰不要錢呢？有了錢就有了一切。於是土匪，強盜，擄人勒索的流氓惡漢，就到處潛生暗長，統治着警察視鏡以外的世界。

你千萬不要爲那些高大的建築華麗的陳設，所嚇倒啦，不要以爲住在這裡面的人都是很富貴的，不，這些輝煌的燈光，綠玉的牆壁，潔白的磁磚，鴨絨的帷幔，正是給這些過着腐爛，發霉，癡呆，愚鈍，瘋狂，卑鄙的生活的人們以一種諷刺。

當夏天，每個窗戶都敞開來的時候，你如果肯留心去觀察一下你就更容易看見這城市的五臟六腑了。每個窗子裡面都住着奇形怪狀的人，有一間是一個個像的老婦，獨自一個人，在光滑的地板上一上堆起了破布堆，不知找尋什麼。有一間是五六個人半裸着身，圍着桌子打麻將，額上掛着黃豆般大的汗；有一間是一對青年男女，穿着單薄的西裝，口中會吟吟有辭，跪拜在塗着紅臉孔的

神像下面；有一開是五六个塗脂抹粉的婦人，坐在牆角裡，而其中一個則幾乎全裸着，張開兩手，挺起乳峯面對着電風扇，吹得非常得意；有一間則房子裡全套簇新的沙發，但中間一張古老的木炕上，兩個瘦得像骷髏般的男人在吸食着鴉片；有一間是一張小鐵床上伸出一雙慘白到像淹肉般的腳，而一個很摩登的少婦則伏在床頭好像哭泣。是的，你如果揭開這都市的彩色的帷幔，你就會即可以發現裡面的腐爛內景。

我說這城市，缺少文化也是完全有證據的。當酒館，茶樓，化妝品店，雜貨店，擠着滿坑滿谷的嘈嘈囂囂的時候，書店裡却寂寂得有如古廟。當你步入書店雜誌社裡去的時候，你常常看見那櫃台上的夥計無精打采，好像半閉着眼睛打瞌睡，連額上一隻火火的紅頭蒼蠅都沒有精神舉一舉手，去把他揮走。一切都靠着市場，但市場又好像是不可捉摸的神秘的東西。照目前的情形來看，不景氣底暗雲正照垂在地平綫上，大家心裏面都有着恐怖陰影；恐慌底魔鬼似乎是在快要發瘋了。中國的內戰正是在無情地毀壞着市場。你瞧千箱萬箱的貨，從輪船的肚子裏控了出來，堆到貨倉裏去，貨是越堆越多，貨倉

的牆都要爆裂了，可是買貨的人却一天一天少。餓死的人正睡在米倉的牆下。一向都豪奢而慷慨的有錢商人，現在也不得不關起門躲起來，目的在避債；工廠老板搖着頭歎息，說，「這樣，不做這門生意倒還可以過舒服的日子！」於是悲劇在看不見聽不到的地方，不斷的大量發生着，雖然報紙上也偶然透露一些消息。

當你在馬路上走，就看着馬路奇景的時候，你突然會想起那在報紙上常常登載的，有人會從高大的洋房子的樓上，莽地跳下樓來自殺。你想想看，一個好好的，突然會跌下來，慘死在大街上，腦漿和血流得滿地；這是多麼野蠻！一想這裏，你也許會仰頭看看兩邊樓上的窻子，心裡覺得有點戰慄。

但是在這個城市裡，最不值錢的要算是眼淚了。你流眼淚，那就是證明你是無能的弱者，無能的弱者照理是應該受人揆棄的，於是你的商品價值也就低落了。所以你如果受了什麼打擊，什麼冤曲，你千萬不要流眼淚，就縱使你要流眼淚，也應該躲在沒有人的地方去偷偷流，而表面上總還是要裝着微笑的姿態。當你受了打擊和冤曲還能夠不哭，還能夠微笑，那就證明你有力氣，你有

自信，你還是強者，強者自然就應該受人尊敬。

而且你想用眼淚去換得同情嗎？那是休想。如果一個人死了，他就一定會認為既然死了，那就一定是應該死的了。每到夜裡你瞧，那街邊地上睡着多少無家可歸的人，又冷又潮濕，人呢，就是稻草在那裡放久了也會發霉，何況是有血有肉的人呢！但人們在街邊走過，就很少人曾經設想到這都是我們的同類。如果夜裡你乘坐着洋車在比較偏僻的地方走過，有時你會給嚇得一跳，六七隻求乞的手，從黑暗中伸了出來，那時，你一定會覺得就是把手中的錢通通給他們你就能够救得活他們嗎？還是沒有用的。於是久而久之，你也就心腸變硬，覺得同情，不過是感情的浪費了。

是的，在這裏人是無情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是交易，交易完了，各走各的，有些人在交易裏賺錢，有些人在交易裡傾家蕩產。最先是人把一切的東西變成商品，後來連人自己也變成了商品，在市場上浮來瀉去，讓盲目的市場為自已安排着命運。是的，在這個城市裡，如果久混下去，不懷抱着另外的一種理想的話，那是一定會深深感到：這是多麼寂寞的地方呀！



甘露鄉的中秋

易羣

舊曆八月十五中秋節晚上，對於甘露鄉的人民是一個難忘的日子：他們那一晚很熱鬧，他們那一晚被劫了。

劫掠者的大多數，是甘露鄉常見的客人，一向和本地搗家蛇王秋有來往，在淪陷期間，甘露鄉曾經收容過他們，甘露鄉的好幾個地主曾經把他們當做上賓看待，他們是兩面派搗家魚仔根的餘黨，曾經替日本人劃過共，勝利之後，又被政府委派了做密探隊。最近爲了某種敵情不遂，他們就拿着命令，配起就帶，來劫掠這鄉村了。

實際上，他們的先頭部隊，在七點鐘左右就已潛入甘露鄉了，他們七八個人，在村邊的棠記鴉片煙館裡，佔滿了三舖床，拼命抽鴉片煙，並且屢次要棠記調換最好的煙槍，他們在搓檯中等待約好的時間，同時在心里算定那些鴉片煙和煙槍不久就要成爲他們自己的獵獲物。

煙館里的「琴僮」，（煙館里的侍役）熱烈地招呼他們，經驗告訴他，這些人都是闊氣的客人，有幾個鄉下人和他們相識的，就擺出好客的神氣，和他們「打三星」（三個人總宿在一張床里抽鴉片），和他們交換友誼的談話：

「好久不見來敵鄉玩了，好世界吧？」
「哪里，你們好，今晚不是很熱鬧麼！」
「比以前差得遠啦……這一口是你的……等下吃

飽煙，大家出去聽女伶，聽「降仙」，回來再消夜，今晚就留在這里吧！」

琴僮第二次送來一盅煙，那人就起來爭着替他們付錢，他那里曉得他的友誼和金錢支付得那樣冤枉，等一下才知道自己做了一次大大的傻瓜！

他從煙館走出來，心里沉思道：「哼，古怪，來幹什麼呢？……又到別的地方做世界？……」有一個黑影走近來，他認得是蛇王秋，正想走入煙館去，便叫了他一聲，低聲說：

「里面頂箱了，喂，來了差不多一兩友（十個人），硬口住，反骨羅，還有幾個生面的，身裡的械都露出來了，他們想找你談。」

「丟，找我幹麼？還不是那一套！」
蛇王秋憤怒地說，擺一擺手，快步走過煙館門口，跨過石橋，向隔籬自衛隊部走去。

蛇王秋是本地搗家，二十八歲，生得眉精眼利，够義氣，够勇敢，日本仔想抓他幾年都抓不到，他和硬口金他們曾經合夥做過兩次世界。後來他們跟魚仔根替日本人打共產黨去了，蛇王秋沒有去，大家就疏遠起來。勝利之後，蛇王秋識時風頭，便在鄉下掛起了自衛隊長長的街頭，管理公家事。

打算在鄉下生根了，近半個月來，硬口佳來探過他兩次，對他「呻窮」，惹起他向附近各村的煙館賭館「打心口」（勒索，敲榨），蛇王秋兩次堅決拒絕了，今晚，硬口佳又來，帶着這樣多人，蛇王秋就故意避面不見他。

如果蛇王秋知道他們已經背叛了自己的階級，他們身上已經藏有公事，那麼，蛇王秋就絕不會放棄一個英雄的機會；就是一聲號令，將他們通通縛起來，用火石墮落河底去，好像他過去常常對付那些「鬼頭仔」（奸細，叛徒）那樣。

蛇王秋通過石橋，沿着一系列矮屋，踏着石板路上的月光，一面走，一面想，漸漸被前面熱鬧快樂的喧聲和耀眼的火光燈吸引了。在鄉自衛隊部門口，一羣人在那裡能行「降仙」那種遊戲，十幾個人赤膊躺在門前的草地上，閉着眼睛，四肢微顫着，有一個人不斷地對他們念咒，用冷水噴他們，拿燒着的「紙錢」朝他們的面孔擦動。小孩子們聯成一圈圍着，舞動着手里的香火，一面環繞着地上的人體奔跑，一面絕望地呼喊着。另外一堆打成打鐘的人集中在階台那邊的大光燈下面，同樣呼喊着。那種鼓聲又混亂，又急躁，又恐怖，又絕望，彷彿從人們底心裡爆出來似的，單是這種鼓聲，就可以使每一個站到這裡來的人混亂了，而他們就一致等候這個混亂，——他們相信時候一到，那些躺在地上的人就會不由自主地站起來，拿起早已預備好的刀槍劍戟之類表演武藝，並且向人羣宣佈自己是梁山泊的李逵或武松。

煙館里的人也等待着，儘管慢慢抽煙，吃到差不多醉了，要來的人還不見來，七八個人都暗自心急了，有一個趁着煙煙的當兒，故意把手腕伸到對面那個的眼前去，說道：「老友記，看我揮得好不好？」那個很會意，看了看那手腕上帶着的夜光錶——剛好八點鐘，和約定的時間過了半點了，

就說道：「這一回恐怕原一生」（不成熟，中途失敗）了。「這人說：「不會吧？」說着，那兩個人就站起來，詐作小便，到外邊看風去了。

他們的人來了，從田犁的那邊，從碼頭的那邊，從樹林的那邊，從村外的砲樓那邊潛入甘露鄉來了，三個五個，十個八個，由熟識路徑的甘露鄉的客人帶領着，拿着左輪，駁殼，機關槍，背着手電筒，穿着全黑的衣服，像幽靈，像陰影，從四面八方進入甘露鄉的心臟來了。

他們中包括四個密探小組，一個縣警中隊，差不多有八十人，一律無恥地利用了人民對於和平生活的信賴，和節日中的快樂忘形，用強盜式的行徑將整個鄉村控制在手裏，然後拋起來，毀滅牠！

有一隊人由村西邊黑暗的開口湧進來，在大廟堂門口肅靜的人堆中急步走過。這堆人正在聚精會神地聽女伶，對於過路的生面人，僅僅瞥了一眼，認定他們是撈家朋友之後，又將全副心神沉浸在公坐椅上那個紅紅綠綠的女伶底子喉里。誰都沒有料到開口那邊的交通此刻已經被封鎖了；好幾個進出的鄉下人在那裏失了自由——有一個黑衣大漢在角落裏用槍嘴威嚇着他們，並且開始搜索着他們身上的財物。

另外一大隊人，沿着兩里長的田壟向村北邊疾進，他們熟識每一條暗路和捷徑，他們的影子，引起村邊狗吠，因此他們走得更快。最後他們來到石橋邊雜貨店的背後，細語了一陣，隨即分開了幾路，竊地出現在橋頭和雜貨店門前談天的鄉下人面前，爲首的那一個人，拔出快掣駁壳槍來，朝着對面記煙館那個方向猛掃一陣。這槍聲是一個信號，使惡徒躍起，使人民屈伏。

連續的槍聲從四面響起來，手電的青光亂閃，叫喊爆發。煙館裡的七八個人一齊躍起，把號帶穿在衫袖上，都反了臉，亂放槍，狂叫。

「丟那媽，咪都手！打死晒！」

「唔準走！通通縛起來！」

人們亂走，許多人的頭壳給敲穿了，肋骨給敲傷了。最後他們抓住了棠記，琴僮，和兩個煙精，還有更精彩的，是煙膏，煙槍，櫃桶里的鈔票，和衣服舖蓋。

隊部那邊，昂奮的鑼鼓聲和狂歡的叫喊淹沒了最初的槍聲，人民快樂，沒有多餘的時間懷疑不幸，更大的槍聲連續爆發，有些人開始驚愕，蛇王秋跳開來道：「有事麼！那邊拉煙吧！我們玩下去！」他接過鼓槌，繼續猛敲，一瞬間，大家的快樂又燃燒起來。他們沒有犯罪，他們的快樂是神聖的。但劫掠蔑視這個，他們一面放槍，一面衝過來。集體遊戲破滅了，人羣像颶風似地滾動着，蛇王秋拋掉鼓槌，拔出槍，向在場的自衛隊員兵公乾叫道：「入去裝身！跟我衝過去勝下！」他故意大聲叫，希望前面衝來的人知道他蛇王秋在這裡，希望他們還保存一點友誼，那麼，蛇王秋就可以用自衛隊的名義和政府的密探隊把這件事和平解決。但對方的槍聲否認這個。這些槍如果是作為威嚇的，就應該回天放，但射來的槍都是中部槍，是要命的槍！蛇王秋仆在地上，不敢起頭，他看看不對勁，便叫一聲「拾齊野，撤啦！」跳起來竄入竹林里去了。

兵公乾全副武裝奔出來，他歪戴着自衛隊的軍帽，軍衣還沒有扣鈕，拿着七九槍，聽見蛇王秋叫「撤」，又轉身縮入隊部里。屋里塞滿民衆，父老，女人，小孩子，和青年農民，大家只管慌，莫明其妙，見兵公乾走進來，大家似乎安

心點。兵公乾就立心要在他們的面前做一個模範，他以前當過正規軍，打過日本，因此他的想頭也是正規的。他以為自己牌子正，負保境衛民之責，現在就要忠實地執行自己的職務；可惜他還不理解自己的國家，不懂得鄉下的情形，所以這一回應該叫他得點教訓，他橫着七九槍，站在隊部門口，擺出軍人的神態，預備和密探隊答話，照軍人美德說，這個人的行為是應該得到嘉獎的，但劫掠者蔑視這個，他們撲過來，幾支駁壳槍指着他們，那副一手把他的軍帽拉下來，戴在自己的頭上，這副就奪他的七九槍，兵公乾受辱憤怒，抗辯，但他的後腦立刻給另一個槍頭擊破了。

「我是自衛隊……」

「你們自衛隊包煙包賭，鎖他！」

「去！帶我們找鄉長去！」

他們要執鄉長，說得好！這是一個陰謀，他們知道鄉長的家裡有煙局，抓着他，就是一條最好的「高麗參」（肉票）。起碼值一百萬。兵公乾給人抓着衣領，一面走，一面叫：

「我不包找到鄉長的，你們不預先知會鄉公所，一響槍他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他沿路給人打，他沿路叫，好使鄉長聞聲逃避，他們沒有找到鄉長，但不要緊，他們抓了鄉長的絨長衫，金山氈，和左輪槍。

鄉長剛才還在祠堂那邊聽女伶，聽到槍響，就奔入一條橫巷去，叫人家用禾草把他蓋起來。他肯定了一切已經發生的事實，現在他唯一的思想就是希望蛇王秋他們更加忍耐，不要將這幫老爺們包圍起來，不要在半路截殺他們，不要損傷他們一根頭髮，讓他們通通都拿走吧，財散人安樂！

槍聲靜止。密探和警察在各處活躍，示威，叫，搜尋，打人，縛人又放人！縛人沒有準則，放人却只要有錢。

榮記被兩個老爺抓獲，推到一個暗角里，低聲對他說：「喂，熱性麼？十萬銀，放你。抓進去，起碼半年！」榮記說：「冇聲氣呀大佬，一日至做得萬零銀生意；道話還沒說完，那人就掉頭對面走來的一個警察叫道：『喂，來歸住佢！注意呀，呢個係大嘢呀！係烟館老板！』」

榮記的命運就這樣決了。

祥棧什貨店裏塞滿人，都失了自由，口袋被搜查了四五次，最後有幾個身上的黑膠綢衫都被剝去了。老爺們把櫃檯里的鈔票和貨架上的美國烟通通搜去，老板在旁邊看得眼紅，那裏敢出聲。有一個老爺開了後門去小便，腳上踏着一個人，跳起來便要開槍。

「大佬，我是好人！」

「丟那媽，你是好人，好人爲什麼要躲？鎖起他！」

「不，我怕，你們亂槍打過來，我怕……」

「你是好人，怕什麼？出去！鎖起他！」

這個人的命運就這樣決定了。大多數民衆被拘留在隊部里，一個個被命令坐在地上，不准動；動一動就有罪。照例被檢查，照例傾光了身上的財物。

「丟那媽，你們咁快活？降仙？通通拉他們去坐監！」

原來快活都是一種罪過。

捱了大半點鐘，一切都辦妥了，他們就叫人找當地的保長出來，在什貨店裏簽名具結。保長怕事，不曉得躲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們又打了幾個人，又鎖了幾個人。最後他們找

了一個父老出來做代表。具結是預先寫好的，一個組長從袋里掏出來自己先填了幾個字。

茲結得貴隊於八月十五晚到本鄉圍捕，緝獲烟一宗，賭一宗；當場捕獲人犯八名，及烟具賭具等件，貴隊員等並無騷擾，勒索及迫供情事。中間不冒所結是實。

事實上是沒有賭博的，但不必問了，你敢說沒有麼？一切沒有話說，一切都只有照辦，人家只要你簽名，父老就簽了名！承認了合法的劫掠，一切罪過由人民負擔。

最後，他們去了，一個人挽着在隊部門口拿下來的大光燈先行照路，七八十人聯成一條長蛇陣，浩浩蕩蕩。八個犯人替他們抬着豐富的「戰利品」！那里面有甘肅鄉人民的財富，有甘肅鄉的人民眼淚和血汗。

劫掠者還沒有走出田埂，大光燈還在村邊閃爍，鄉下人就從四面八方鑽出來，恢復了活躍的生命，大家圍攏來咒罵着，指證自黎的暴行，或講述危險的經歷。兵工乾圍進人堆里，擦着流血的頭，對大家叫起來：

「丟那媽，他們當的什麼差啊？像賊公做世界一樣！」

一九四六·十·廿。



菲島華僑的文藝風 (文化通訊)

止水

要來報告一些菲島的文藝，文化活動的情形，回溯過去說來話長，只能就最近的動態談一談，菲島雖說是一片荒地，但自光復以後，一年多的時日中，也長了不少幼嫩的花朵，而且顯出它有着肥沃的土壤，將會更生長更燦爛的。我在此願為這些勞苦的繁殖者表敬意。

先說青年文藝工作者協會(簡稱文協)的組織，這是在日寇統治下愛國的文藝青年作骨幹的，光復聯合廣大的文藝愛好者。起先聘請一些比較有文藝修養的，來舉行講座，一連講了十多講題；後來經常舉行座談會，互相觀摩，有時也舉行有些表演性的晚會；每月兩次在「華僑導報」出版會刊，主要內容側重文藝理論研究與寫作的提倡。會員經常在各報副刊投稿，寫作水平慢慢提高了。大家很想跟港粵文協取得聯系，在學習與工作上進步些。

提到副刊，「華僑導報」有一「筆部

隊」，初初對於針砭時弊的雜文，是相當犀利的；有時弄「詩文學」專料，詩在這裏，很博得青年學生羣的愛好，散文，理論講座，著評，同樣也有，不在話下。最近編者發動散文寫作競賽，得了不少寫作者的響應，作品也都不錯。「僑商公報」有一「星火」和「咖啡座」，後者是短而有趣的通俗文字，得了大小商人店員的讀者。「華僑商報」有「新潮」和「小商報」，「新商報」有「新聞副刊」，最近選材，較會引起讀者的注意。

這裏有個文化界聯合會，(簡稱「文聯」)，是馬尼刺教育界新聞界同人集成的組織，不時也有集合或聚餐，大家很自由的談話。最近決議要給李(公樸)附(一多)陶(行知)三先生，舉行募捐，分為一種是慰問家屬，一種是作陶先生的教育事業基金。並擬出特刊，以加宣傳。該會在「僑商公報」出版「文聯半月刊」，內容曾指出文化事業

的重要與文化人的清苦，並指導青年學生的治學方法。有時文學問題也談。

又有刊物「現代婦女」是女青年會辦的，她們在萬難中居然支持了一年，自己人招廣告，自己人寫稿，自己人發行，其中也有不少會員對於文藝很感興趣的，是由先有文藝興趣，然後學習寫其他的婦女問題的文章。

戲劇活動，在馬尼刺是很吸引人的。隔絕祖國三幾年，沒有得到新劇本，初初得到茅盾先生的「清明前後」，雖則過於嚴肅，不易了解，但也全場滿座。去月勞工團體聯合會與解放劇社合演陳白塵先生的「陞官圖」，因在露天舞台，中途恰遇雨來，很多觀眾，淋得像落湯雞，還釘着在看。可惜結果終於停演。這兒是有不少自己摸索自己創造的，而有所成的就導演與演員的。他們也會編出一些應時的短劇。

菲列賓是一個愛好音樂的國家，因而我們華僑的音樂，也有不可分割的關係。這真是一個華僑青年音樂研究會，由會員組成的合唱團，因有音樂修養的領導者，水平很高，日昨該會週年紀念，演奏了海濱先生的「黃河大合唱」，男女幾十人，四部合唱，組織很好。這是不容易的。過去他們參加救濟家鄉大會，馬上編唱了「救鄉歌」。會員同志經常練習，想以音樂這文藝武器，服務社會。

同人團體有個「青年聯誼社」，其中也有不少劇人，音樂工作者，作者，不過還不能有條件作規模性演出，他們在「華僑商報」附刊的「星期一」，是個綜合性刊物，雖說鬆些，內容不少有可讀的文章。

馬尼刺，中學有三家，學生給功課搞得頭昏腦漲；店員們給店頭超過八小時的工作，也弄得很疲勞，但讀書的風氣，是濃厚的，文藝書社刊科學書，銷得不壞，我問過一家書店，他說到艾青的「何滿子」，趙樹理的「李有才板話」，以及許立群的一「中國史話」一下了，就賣出三十本了。其他如「華商報」和一些什誌，銷路也不壞。

(十月抄)

編後記

鋼鳴

在本輯編輯時，原是以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十週年為中心的，但是因為印刷，經費，種種困難，直延到今天才出版，已過了魯迅先生十週年祭日一個多月了；但是我想，紀念魯迅先生，並不是應景之事，而是要時時刻刻在我們的生活和事業裡，追隨着先生的精神和光輝前進。本輯紀念先生的文字雖然很少，而「魯迅與王國維」一文且是文聯社發的稿，（該社一稿發數處）別的刊物也許登載過，但我覺得這篇文章樸實深刻，比較嚴明，發人深省，即令重登，也是值得。此外易棠兄改著的「阿Q和小D打架」經他用粵語兩次講述，和港粵分會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十週年大會上，李門兄再用粵語講，演一次，都獲得了極大的功，更證明這作品的內容，和通俗化的形式，都是大眾所喜聞樂見的。我希望易棠兄能再努力把「阿Q正傳」全用方言改寫，這樣便魯迅先生的作品到大眾中去，將會獲得一條更直接的橋樑的。

本來在這一輯裡，我們還預備登一篇關於徵實、徵購、徵兵中的人民慘苦生活的集體創作，但迫於時間，只好留待下輯了。我們更希望集體創作運動重新推展起來。同時本輯所登的「文藝普及運動討論提綱」，原是分會預備向總會今年年會提案的一部份，現在發表，我想可作許多文藝團體討論這個問題的參考。以後想每輯都有這樣的討論提綱發表。

爲了經費困難，減少篇幅，（以五十面爲度）減低定價起見，所以迫得將已付排的戴衛先生的「人的繪畫」和賈傑先生的編幕劇「強盜世界」移至下輯發表，這是要向作者致歉的。在本文藝所登各稿，這兩輯雖然都是文協分會會員的稿件，但我們也歡迎會外友投稿，尤其是生活報告，農村生活的文藝通訊，和文化報導，短訊，更希望多多賜稿，我們所要求的是反映現實人民生活的真實內容，而不是在平文字技巧的形式美。同時我們還想每輯開出一些篇幅，登載敵偽暴行錄——請參閱「紀錄血脈」文，讓抗戰八年來，人民在日寇踐踏下所流的鮮血，和所受的慘殺，以及今天美式侵略者的暴行，都能在我們新文藝的冊頁上，留下一筆血債，好讓生活在今天的國人警惕，讓以後獲得了自由的民族の子孫，能看得到這條解放的道路，是多麼的壯烈而艱難的啊！

文藝叢刊 第一輯目錄

章爾斯的人權宣言 (世界文談)	胡仲持
亂彈集	陳殘雲
中國人的權利	
白將軍的「謙和」	
反響集	樓樓
人狗之間	
從商與從政	
「生祠」和「九鼎」	
悼馬行兒	黃寧嬰
悼嚴杰人	洪道
論古二題	徐中玉
奴才的作詩宗旨	
正統批評的着眼點	
論聞一多的詩	黃藥眠
作家	洪道
與	周建
作品	周建
介紹「將軍向後轉」	周建
隊伍 (詩)	金帆
中國——一個插標的船 (詩)	胡明樹
清明	胡明樹
小	胡明樹
居心	胡明樹
說	胡明樹
訂婚	于明達
天下第一富翁	于明達
蝗虫過境 (短劇)	賈傑
文藝	
港粵文協在廣州的遺選	
通訊	
揭揚致美國文化界人士函	

文藝叢刊 第二輯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中華全國文藝協會港粵分會

Th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Hong Kong - Canton Branch
(通訊處：香港九龍郵局信箱一七七二號 P. O. BOX NO. 1772 KOWLOON)

星加坡新南洋出版社

總經售：香港新民主出版社

國內各大書店

每冊訂價港幣壹元七角正